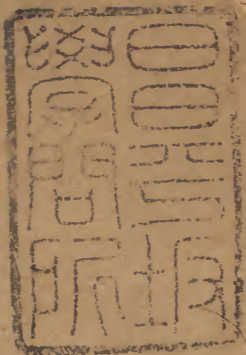


江南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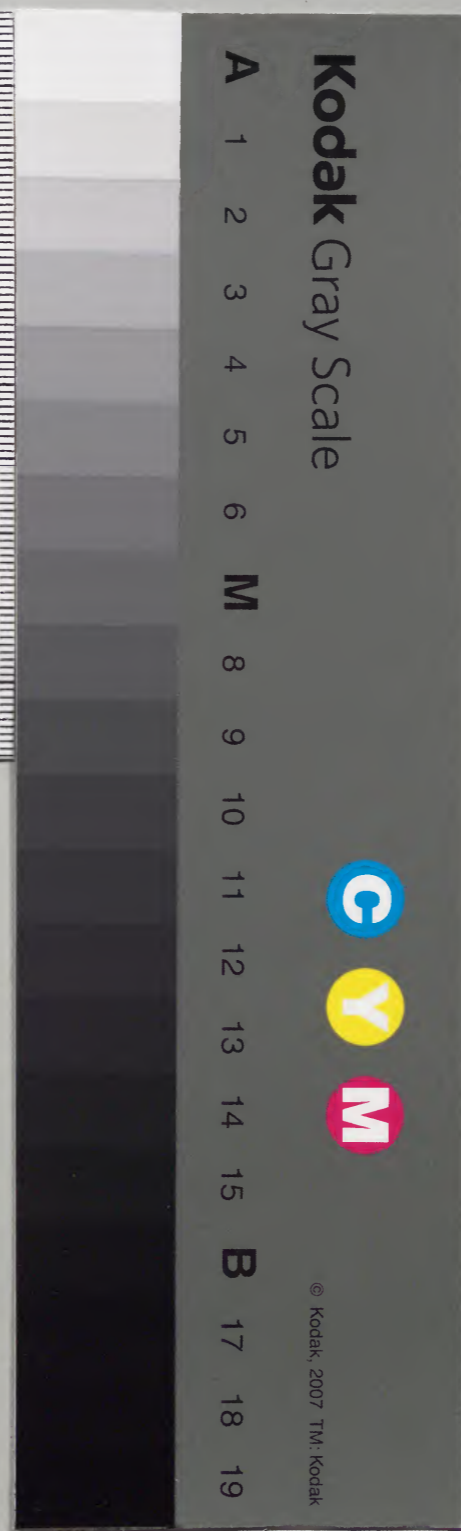


			二	漢書門
			三	
			四	
九	一	九	九	
四	二	〇	號	類
冊	架	函		

庫	文	閣	內
二		二	漢
九		三	
一		四	書
函	五	九	
一	四	號	類
二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49
冊數	54	(15)
函號	291	54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十五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八

范守已揚譚

古揚州兼吳越而言秦并天下置九江會稽二郡漢武

帝分置十三州復為揚州領會稽丹陽豫章三郡共六

十縣後漢揚州領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郡豫章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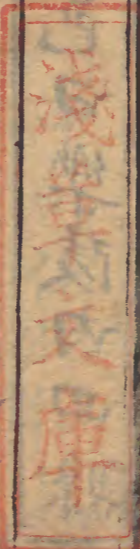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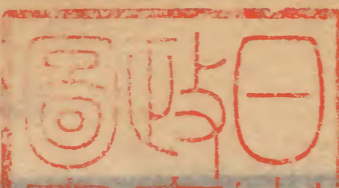
郡共九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不在其內漢武分置

徐州領琅邪東海臨淮三郡國廣陵泗水六安四國

共一百八縣后漢徐州領東海琅邪彭城廣陵下邳五

郡共六十二國邑廣陵江都諸縣俱在部內則今之揚

州乃徐州故地不當云揚州也古揚州先在歷陽今和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州后治曲阿合丹陽最后治建康又治會稽九與江都
无干涉

今揚州地漢初屬淮南國英布死后屬荊國劉賈徙復
屬吳國劉漢滅後景帝更名為江都國徙汝南王為江
江都王武帝更名為廣陵國立子胥為廣陵王領縣四曰
廣陵曰江都曰高郵曰安其北為臨淮郡領縣三十
曰徐曰取慮曰淮浦曰臨淮曰朐猶曰僮曰射陽曰閘
陽曰督其曰高山曰睢陵曰鹽濱曰睢陵曰下相曰富
陵曰東陽曰播旌曰西平曰高平曰開陵曰昌陽曰廣
平曰蘭陵曰交平曰海陵曰興曰堂邑曰樂陵內四縣

屬今揚州射陽鹽濱海陵縣是也嘉靖中盛儀作維揚
志乃曰廣陵國屬其先考也漢書地理志儀未之見邪
且以維揚為志名亦可一據
王莽改廣陵為平江後漢復為廣陵郡劉宋改為南兖
州北齊改為東廣州后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大業
中改為江都郡唐武德二年復名南兖州七年改為邗
州后又改邗州為揚州立揚州大都督府及淮南節度
府使皆治江都由是揚州之名始在江都矣
今人呼揚子江不知所由名按隋江揚縣有揚子宮遂
名揚子鎮唐改為揚子縣南唐改揚子為永貞縣宋復

為揚子縣後升為真州治揚子政和七年賜名儀真揚子江之名以此

泗州有水母廟又有水母井並謂為尤母鎮于此井按禹目淮水不寧鎮支元初于龜山之下則是水禽非尤母也

淮安有朶原縣、內有朶國駟不知所由名唐宋以前俱无此縣 元以後所置也或以朶原即朶花原陶靖節所記者大謬朶花原在常德府武陵西或謂立德結羨處尤謬因在涿州

揚州府

賦役書

國家稽古定制以版籍授天下丁甲而賦稅一以田畝為定時海內甫平民新出陽 揚州土著僅十八戶已漸復四十餘戶其餘多流寓有軍民匠壯力士校尉馬船戶之屬畢以其業為籍有司更十歲一清核按其戶口登耗与事產田糧收除之數以審均其徭賦如令甲之賦二等夏征夏稅秋征秋糧揚州歲征夏秋稅糧三十五萬餘石戶工部所派存苗起運該納之科諸規則其縣貢賦或非任土所有則江新征其役法則有里甲

均徭及雜役諸役悉倚辦于民當是之時淮南地博行
凡田土民得以其寔自古多沃壤諸蕩塘堆蕩芟芦種
植之利悉捐以聽民不領于具官經費時則靡有旱涸
淫溢之灾國初法令嚴察吏靡所緣為奸于稅糧易
供即賦重而民不稱憊焉狀于時具化民孫闕保挾諸
富人睚眦奏汗欺隱田地狀事行徙諸土民于涿州良
鄉增具化浮糧二万石而泰州當揚十扇之一歲賦當
其十三率由一項科糧六石有餘于則壤不均已甚二
邑苦偏累矣宣德中令天下沿河商旅湊集處所設立
鈔關歲遣御史及戶部官監收船料鈔所權本邑錢鈔

輸內帑以備賞賚或征折色銀帛太倉備邊備揚州鈔
關之設自此始而馬政一統于南太僕寺先是種馬未
有定額弘治中以揚州隸江以北論地畝養馬視北直
隸七府例其制以一見四騾為群立群頭五群為一府
群立群長在江北率田二頃領見馬壹匹三頃領騾馬
一匹歲免其租入每二歲責納一駒解太僕俵散以備
騎搭凡種馬倒死及孳生不及數者責之償而民間苦
養馬甚通州海門地斥鹵具化溟湖之鄉不宜馬故元
免征田及六安州宣城災乃令通州具化代領養民計
丁授馬一死至破產粥子以償勿牧解俵之費不與焉

又其孔亟者也

通州代六安養馬八百五十匹興化代宣城養馬五百四十之每十丁養馬

一十五丁自是以後揚州數被水災江儀以南東連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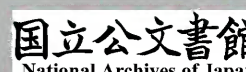
州如皋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江潮侵蓄死已時而海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州如皋通州海門田濱江者苦江潮侵蓄死已時而海' and '養馬一自是以後揚州數被水災江儀以南東連泰'）

北注而泰州之下鄉與興化受其災秋水時至或決防
或溢堤而上諸郡縣壤望皆大澤歲籽粒无復望民幾
魚鼈者數矣而縣官額征夏秋稅糧不可減于是嘉靖
初海門縣知縣陳海上疏言海門臨江枕海三向風濤
額有田地十册八九雖經歷年奏勸多拘原額不蒙開
除致使僻海官民不沾聖化色賠年久愈加靠累一遇
征收啼哭載道竊惟乘除消長理數自然若新墾者既
合增科則坍塌者二在除豁今以既沒之田征先存之
賦刻有限之內厯无窮之差勢誠危急若不早為蠲豁
恐穷迫之下致生他变跡上未报会心撫都御史唐公

尤奏准糧一石折征銀三錢已又折征輕價銀一錢五分寬之先是本府知府鄧文角奏准勘定海門被淮田
地草場一十五頃六十二畝九分五釐
一百四十九石題准每米一石折銀四錢加靖初唐公
又題減一錢小麥每石折銀三錢錢減折輕價其
宜小民望水賠糧十五年知縣吳宗元欽奉 詔書內
開各處水冲沙壓田地負累人戶賠納曾往具奏者 既
按官查勘明白分例除豁申呈既按每石上征脚價銀
一錢五分民困稍蘇狀其地續州 今存者无儿矣
詳見時具化民張孜等亦以浮糧困累詣闕奏請均文
田畝推其糧于他州縣議者以為紛更病隣禁勿聽而
監察御史錢爨通州人 為通州疏言養馬之害曰臣按洪
武年間取勘地土券馬通州海門瀕口边海中復係運
鹽河故无瓜俵馬六元免征田糧永樂中六安州灾傷

暫令替養地鹵水鹹草土不服雖稱種馬並不產駒瘦
損倒死十常八九一經費補動至傾家起解赴京百元
一選每年部司文移不過令征價前往北方收買鮮俵
費用不貲艱苦万状是通州民独受養馬之害朝廷寔
未嘗獲通州一馬之用也 臣請始海門具先年奏准事
例一俸除豁先是永樂六年海門具者 如不得已或始
徐豐等處通征折色止將種馬免養以蘇民困 部尚
書張公瓚稟議于是通州種馬遂罷而具化之民援例
上請目并令種馬悉變賣歲備用馬匹仍照所坐本折
征解他州縣如故通州民德錢甚為立祠祀焉蓋列



聖休養生息垂二百年于民瘼靡所不軫念蠲租減折
之今无歲而不下即軍國大計不能盡蠲以便民狀德
意深遠矣今上初承大統深念江淮咽嗟重地諸恩
卹特厚三年以養駒騾民今變賣輸銀九年以種馬變
價太重令諸存苗種馬盡變賣即上馬毋過八兩每歲
量征芻料而通州興化以先蒙蠲免故并芻料俱免征
又明年目革淮安堤稅炭諭抚按官查所屬有非稅課
正征而為无名征課者盡裁革之十四年興化縣灾准
以臨清倉米万六千石抵其兌運二十一年河大決高
郵興寧諸县被灾甚知县歐陽東鳳上言州縣之被水

者衆矣未有如興化之盡為汙池没及庐舍連三月而
不減退橫之民莫必其命加以倍重之賦其何以堪
于是惟興化浮粮二万石准改折色盖加意窮民如此
是后倭数蹂躪朝鮮沿海所在設備无何而兩宮三殿
灾大司農帑藏日彈缺上方深居大内艷心于林
大盈之事而淮南市猾无賴已事潛京師暗請中貴人
中貴人亦欲滋搜上肯以陰為谿壑地而閩津控稅
之使四出矣二十五年始遣中使權兩淮鹽岁增行鹽
八萬餘畝供内帑而正鹽大阻語具鹽法志中未几而
儀真亡徙曰羽林百戶馬承恩上請儀真故有二部廠

征商稅裁單日久若遣中官駐扎歲可權稅銀六万有
奇陸大工于是設儀真稅監督瓜儀沿河商稅先是抽
起于景泰年間題奉欽准于南京工部分委主事一
員駐扎于儀之磚廠凡江南造磚上供者總集于儀真
遇軍民商旅舟車上該衙門給貼附運于清源于通津
至隆慶四年總河工部准咨為設廠錢糧以濟工程始
以磚廠衙門兼權征商稅之務凡各船上下口過
者分別長短截地稅至万歷九年埠頭蔣丞等具告
撫尚書凌咨南京工部題單磚廠分司并諸分委抽稅
開稅單免其由開關稅歸并南河郎中
官所在相望初至民大駭商旅至委貨自止匿而瓜州
民多逐末倚負販自給驟若奪其所為命罷市鼓譟者
累日賴有司調停安輯之賴商旅出途者日寡勢不能
取盈乃令坐買色稅又輒以事株連富人動稱區稅必

盡沒其家貨乃已諸奸徒附送為羽翬者輒起家巨万
輸內帑十一而已其后又以山東礦稅使兼理淮揚舡
料日盡括郡縣庫藏以輸大內而委官馳傳橫行動挾
阻抗明旨為起人情益洶焉時巡抗都御史李
公鉉巡按御史安公文璧俱疏爭甚力李公尋以忤
旨罷去而諸宿猾尤賴益自恣无所憚又疏言加增
江船料可八万江中洲田增料可二十万上俱可其
奏以儀真稅使兼權舡料勅南守備監專督洲田事洲
田者沿江州县田坵沒者沙土委積日久漲江中為沙
洲江儀泰興去海遠洲長芟芦其高阜或可田其立通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州海門如皋者近海水鹹鹵多積沙或築埭以禦外潮而稍樹執其中性殖穀不長芦故自泰興而上以洲名自如臯而下以沙名旧制芦田俱輸課工部以供袍服御器及修城陵諸費以主事一員專董芦政厥后民田坍沒數多附洲民乞于芦課正供之外佃餘地以納坍糧漕抚臣業允其議而芦政以取掌爭之力且南北爭訟民至相爭殺而不顧而海門四迁后沙地悉江中為崇明所侵擬具士民至詣闕奏未能復及是而奸徒目以為利烏令有旨督責中使督洲田價急于星火諸佃沙洲田者所費懇倍工本既不貲且當頽流

奔逸之中此崩彼漲消長不常而貴每領多者價百全民間即捐貲產不甚惜亦為子孫无窮之害矣當是之時中貴人搜括利孔无遺矣而太倉錢穀不滿三十万勢不能供边儲乃爇檄郡縣有司民間積逋京庫旧賦自六年以内及馬價未完者限一歲内并免以清边儲緩急郡縣吏待罪帶征慮不能復恤民頽詔書猶以不忍加派細民及誠中使毋擾害地方為諄云時都御史李公三材巡抚江北所上疏尤懇切畧言自礦稅繁興万民失業朝野囂然莫知為計閣部九卿台省百執事无不剖心極言而皇上莫之省也征權之使

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開某礦明日增某
稅急稅者視我阻撓者逮罪上下相爭惟爭是聞遠近
震駭起齷載道如呂境內千里之區抽稅課鹽戶政之
使集置星列如捕亂止加以死賴亡命附翼于席狼不
逞奸徒托名于城社假旨詐財動以萬數破產傾家十
人而九至如楚中掘故得財生者含冤死者被害毒施
人鬼莫敢誰何狀此輩固不足責也獨念陛下夫托
以司牧之任而乃甘為此培克之舉祖宗傳以赤子
之衆而使罹此流亡之慘清宮靜夜試一思之臣知其
決不忍且安矣且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止愛珠玉人

亦愛溫飽上憂萬世人亦愛妻孥奈何陛下欲黃金
高于北斗之儲而不使百姓有粒粒升斗之儲陛下
不欲為子孫千萬十年之計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之
計試觀往藉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有
不亂者哉元政不綱黷貨无厭群小堪命橫征暴求是
以万民不忍共托命于太祖太祖是以奮其一劍
掃除穢濁受天大宝是以得携而傳之陛下詩云殷
鑒不遠在夏后之壺此善鏡者也疏凡三上俱中復不
報蓋是時開採權稅之使徧天下而楚中被禍尤酷不
独准以南然矣

蘆洲

揚郡瀕江之有芦洲者惟通州江都儀真泰興如皋五
州縣其通州之洲十有六曰芦淮沙曰烟墩港曰任港
沙曰破園沙曰芦潭港曰飛花港曰牛路曰韓家港曰
暫港曰飛港曰澈港曰周家港曰灰港曰葛家港曰潘
灶港曰刘家沙又名青草沙江都之洲十有五曰花園
港曰新興洲曰卞家洲曰裕民洲曰保固洲曰永豐洲
曰後寧洲曰復業洲曰永興洲曰小新洲曰順决洲曰
家、洲曰鞋底洲曰自陞洲曰復業砥桂洲儀真之洲
有十曰青山嘴曰一餞港曰朱輝港曰旧江口曰鉄錠

港曰馬家港曰黃連港曰新港曰何家港曰儀真街東
海洲場如鼻之洲十有四曰北沙曰南草滩曰錢家圩
曰短脚圩曰北草滩曰南坎頭曰東北坎頭曰北坎頭
曰三角沙曰白張家圩曰揚家圩曰薛家圩曰吳中圩曰
駱駝沙泰興之洲十有一曰蔣家洲曰新河口洲曰新
王洲曰華光洲曰烟墩洲曰姜溪西洲曰姜溪東洲曰
永生老洲曰永生南官洲曰永生三洲曰永生四洲

河渠志

昔者禹抑洪水平九州任土作貢揚州沿于江海浮于
淮泗于時江淮各自為瀆有道永通沿江入海而入海

達于河也沿古國用簡賦取之于王圻元所事漕雖江海險阻不為害春秋之際吳王大差將北伐齊伯中國于邗江築城穿海其東北通射陽西北至京口江隄之通自此始或云北神堰亦夫差所築已注北神堰在楚吳于此築堰者蓋水底低漕水高防其州也是彼吳王濩開邗海曰揚州茱萸灣通海陵倉及如皋蠡溪漢以諸侯專者海為利鑿河通道運海鹽而已三國以便道陸塞水往往所載隄陰縣有中溪水謂之邗江亦曰韓漢海自江東北通射陽固已略焉弗詳隋既平陳煬帝幸江都乃命尚書左承皇甫大發淮南諸州丁夫十餘萬開邗海自山陽至

揚子江經三百餘里自是始自揚子達六合由山陽瀆入淮矣唐都關中漕江南粟每以歲二月至揚州斗門四月往渡淮入汴置廵院茲運使于揚子于是刺史齊澣以潤州北距瓜步沙尾淤塞者六十里舟多敗徙由京口埭始伊委渠達揚子即今瓜州河以歲免敗舟減運錢數十萬先是漢陳登守廣陵治山陽築塘為田号陳公塘謝安鎮廣陵之步邱即今邱伯鎮亦築埭溉田民以比于名伯甘棠曰邗伯埭其后杜佑決雷陂李袞奏築句城塘及元和中李吉甫為淮南節度使復六修陂塘築堰于高郵洩有餘防不五以通利漕挽旁灌田千頃今所

謂津平堰者也宋都汴渠多漕東南東六百萬斛于是
江淮漕最重太宗時發運使喬惟嶽于建安軍剏斗門
一築三堰設懸門積水潮平乃洩之以便漕天禧中發
運使賈宗言諸路多漕自真揚入淮汴歷堰者五糧載
煩于盤剝舳舻連坏請開揚州右河隄城南接連渠毀
尤舟新與茱萸三堰鑿近堰漕路以均水勢多可省官
費數十萬詔從之明年役成水注新河與三堰平漕大
便利其后漕規寢弛河淺涸日甚宣和中詔發運使以
車馱水運舟尋遣中使按視欲後運河與江淮概平或
議于盱眙鑿渠出宣化鎮口下發運使陳亨伯議亨伯

遣其屬向子諲視之子諲曰運河高江淮數丈自江至
淮數百里人力難浚昔李吉甫廢閘置堰曾孝蘊灰三
日一啟之制復作歸水澳河惜水如金比年行直達之
法走茶盤之利且應奉權幸朝夕徑由或啟或閉不暇
歸奔又頃毀朝宗閘自洪降至邳伯數百里不為之節
故山陽上下不通欲求其弊宜于真州太子港築堤一
以復怀子河故道于永州河口作堤一以復尤舟堰于
海陵河口作堤一以復茱萸待笑堰使諸塘水不為瓜
洲真泰三河所方于北神明近作堤權閉勞浦閘復朝
宗閘在淮則上下无壅矣亨伯用其言于是運舟復通

利銘與初以金兵蹂躪內地詔毀拆真揚開堰及其州
陳公塘元令走運河以資敵用于是揚州灣頭口開及
通泰白蒲諸堰亟決毀頽勢不能遏敵騎泛廢堰以漫
浸民田于禦虜之策末矣紹熙中淮東提舉陳損之始
言楚州高郵之間陂湖漫蔓葑蕀彌滿宜剗立隄堰以
為涵洩乃築堰自口都徑高郵楚州宝應北至淮陰達
于淮擊新河自高郵入其化東至鹽城極于海又于楊
州堰鎮剗斗門引水由泰州海陵南至泰興徹于江所
經畫甚其既降鹵田以百萬頃近日議入江入海兩淮
之民賴焉自春秋邗溝之役迄于宋千有餘年河或通

或塞諸堤堰或時廢置不常大較廣陵地高阜西自時
泗壽春諸以間泉潦之水越十四塘注于高宝之三十
六湖東北趨射陽鹽城入海東南入江水順流徑直易
洩朝宗宿所謂江集下而河踞高若隄口一決涸可立
而待為運道梗故以塘渚水以填止水以澳歸水以堰
平水以涵洩水以閘時其縱閉使水深廣可容舟有倅
則用浸灌以无閑運道而止矣且于時黃河未徙而南
宋咸平熙寧中一決鄆州入淮四耳大決澶州合南靖
河入于淮俱遣使者扞築而塞淮水自楚州以北倚高
家堰為扞敵淮独趨雲梯關下海不闌入于諸湖故淮

南河雖時省汎溢不為災乃今昔之利害殊焉元置海
通轉運使凡東南漕供仰海運淮揚可復經廢明與
高皇帝定鼎金陳引江帶湖運艘尾銜鱗次進江以
北不事漕洪武九年用宝应老人柏叢貴言叢淮揚丁
夫五万会有司督筑高宝湖隄六千余里以扞風浪已
柏叢貴又言宝应自提樓抵畧首沿湖隄屢修屢圯民
苦役无已时開宝应直渠便從之由是就湖外直南北
穿渠四十里渠長隄一長与渠等期月而成引水于渠
內行舟盖以休息民力且令舟行者免沉溺之患于夏
人至矣成祖擇天下形勝都北平京師百司应府衛士

編氓仰東南漕粟為至急永樂中用濟寧州同知潘叔
正言罷海運復元会通河故道又從河故道自開封北
循魚台塌場口入会通河南与淮会于是運河跨江絕
淮經河越濟兼四瀆之水為漕用而邗濟為其要視唐
宋之時益重矣先是平江伯陳瑄督海運及会通河成
命瑄理漕河事瑄既疏清江浦遂後瓜州儀真二堤法
湖港之淫築高郵宝应光白馬諸湖長隄于高郵湖
內鑿渠四十里楨梁以便緯道后康開揚州白塔河
以通大江置江口四閘江南漕舟由常州西北盖瀆河
渡江自運鹽河至灣頭入瀆以省瓜州盤碁之費后

漕水及私鹽船盛行遂廢又倣宋平水法于運河東岸為減水閘洞
 以限則水勢七尺以下蓄以濟漕水長則減入諸湖會
 于射陽湖以入海用水有節既灌尤便岸東西之田皆
 利焉初治邗溝時有欲由濳州六合縣鑿河通運瑄以
 六合多石阻涸輟損舟漲則元險易為敗乃決復唐宋
 故河自淮南抵北通州數千里漕渠皆瑄所經綜至詳
 悉迄于今是賴自是以后黃入淮涉沙泥墊淤勢漸高于
 裡河淮入海亦不利時破高家堰而南入秩黃入新庄
 閘黃水內灌而揚州陳公甸城諸塘久寢變附塘民或
 盜決防種時其中諸水悉奔注高宝邨伯三湖汪洋三

百餘里粘天无畔每伏秋水發西風駕浪砰訇若雷鼓
 舟舳隄輒碎又勢不能无決堤決而迤東之田没焉
 甚則冲城郭漂室庐其為害已劇宏治中黃河大決原
 武淤漫四出命戶部侍郎白昂往治之昂既防塞諸決
 口分黃河使南入淮患稍寧乃奏以會通河余皆開復
 河于高郵堤之東自州北之抗家嘴至張家灣長竟湖
 兩岸擁土為堤椿木磚石之固如何岸引舟內行以避
 颶社諸湖之險功成賜名曰康濟河蓋即平江伯瑄
 所鑿故河也是時洪武中柏棗柱所議開宝應越河亦
 湮廢日久正德十六年提河郎中楊泉言寶湖極險當

天下郡國志
 卷之八
 江南十六
 十六

做高郵康濟河例築越河嘉靖中御史聞人詐員外郎
范韶按察使仲本屢以為言事曰循不果行而五塘或
修或廢大較不能發長策復旧制為 國家長遠之慮
僅補首隄開為具文已耳嘉靖末塘為廢民請輸官租
為田然剛積水愈多引而入口不虞涸致運道不通隆
慶四年黃河決崔鎮淮大潰高家堰水降洞東注溢山
陽高郵宝应興鹽諸州县漂室庐人民无数淮揚墊焉
漂既東黃水二里其后决黃浦入淺沙隨水入射阳湖
中膠泥填淤入海路大阻久之乃東漫鹽城之石碇口
及姜家堰破范公隄而出入于海自邵伯河南奔瓜儀

入江又旁奪芒稻田塔河以去每歲夏秋之支諸郡县
寔土埭城門城不設者數尺盖灾甚矣万曆六年 上
遣督河漕御史潘季駿巡行相視乃申平江伯改築隄
起武家壑徑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扞淮東侵築堤清江
浦沿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自淮至徐築遙樓隄亘
六百里以東水歸漕河暫安惟宝应越河議尚寢十年
湖益洶涌弱舟抗按臣相繼題請給事中陳大科上疏
極言利害遂始决以十二年築新隄一道而仍旧隄加
高厚南北建二石閘其明年役成奏聞賜名宏濟堤于
是運船入高郵宝应徑兩越河不復苦漂損如吳時然

後知建言者之為利也其後黃勢奪淮入海清口阻淮
水漫入泗州城浸 祖陵樹木事聞 上震怒為譴罷
督河大臣于是議者洵有欲撤高堰復引淮入湖淮
楊民大震恐曰往年潰堰事可鑒今以二十年積滯之
水令建瓴而下 朝廷即以泗為重顧可使運河決裂
且悉二郡億萬生靈盡為魚耶乃于是 上再遣科臣
與漕抚臣共勘議始奏言分黃導淮事矣分黃者自黃
家嘴導河分為一支趨力港灌口徑入海以殺黃勢毋
尺入淮導淮則自清口開積沙數十里又于堰 若周
家橋武家墩稍引淮支流入于湖為豫後入江入海路

以分洩之而若山陽之溼河宜應之子嬰濟皆可達商
灣在鹽城則開石碓口具化以東開丁溪河為入海路
鑿江都淳家灣即金家灣二十一年新開以措絕運鹽
河入芒稻河徑達江其射陽湖淤已久後罔功則款歐
陽東鳳所開神台河為深廣之倉逾年始定二十三年
奏括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計諸
役畢大率其明秋工告成淮果大出清江口 祖陵水
寢退而四惠寧為已叙諸臣勞威賞賚進秩有差時河
漕臣各分主一議按河主分黃議狀准寔以黃入勢及
關淤沙而出不以周家橋通塞為增減吳時藩中丞李

馴所力持毋輕議高堰意深遠矣邵伯湖故无越河其
險如高宝湖堤數敗及是督河科臣議之業有 旨允
行而分導二大奔未遑二十八年總河漕尚書刘公東
星申前畫明年邵伯越河亦成自唐宋通塞以來治河
策凡屢變狀蓄水惟恐不足至国初枕未甚遠故于瓜
漾則復欄潮通江諸閘于通泰、興海門則修江海諸
堰于高宝則做平津之法而興化為航稻區乃百余年
而独昔水害环三百余里巨浸以漫行于腹心其受无
涯其歸无所過上流而无所回瀦導下流而无所輸瀉
若病蠱狀矣今不治勢將即深昔害一而利什今利什

而害百不可今年而語矣

諸發治水議不可殫紀其大者无如固高堰復諸塘

疎海口撈淺積修石堤李少師春芳嘗主固隄復塘

之議興化志載復五塘初議非文定本其序高堰定議曰甚哉前人

之制不可輕變高堰創自漢陳元尤唐宋以來莫之

有改国朝陳恭襄經畫尤詳所恃以障淮泗而扞漕

渠者關係尤重或以為无益而廢之近則黃河南徙

協淮内漕无徇冲决湖隄隄下邑其勢以至剽悍

而难制漕挽艰阻所憂不独在民則变法之過也高

堰築矣四塘不復枕之无堰盖西來諸水由天長六

合而下由諸塘以蓄之是則匯入漕渠以濟運
南注之江一徑隳坏西水往迫三湖張湖潰漫為
道憂焉可不復是陵堰塘閘皆相以為運河之私
旧法具在行之在人淮揚之憂其少釋矣乎海口議
則吳化令歐陽東鳳建言射陽湖葑匠於塞撈後為
堆宜于射陽之旁二十余里開神台河自披絲網以
至神台庄迤北由葫芦港迤西出朦朧喻口直走海
灣為入海要道其后祝給事立祿又疏言吳化起大
宗河由旧官河歷岡門鎮至石碓五十余里宜展開
數十丈後深丈餘則釜底尽傾而附碓者不苦淺竭

可以常俾通流陷一赴海諸郡縣之昏墊庶有起乎
事勘議未報撈淺積則高郵人王倣之議以為国初
平江伯理漕運時置平水閘以三尺五寸為制仍置
浅船編審浅夫以時撈浅俾无壅塞无河近年以來
法久寔敗閘 犹在制不如前而浅夫有名无寔矣
夫以各土培岸之日益高河日益塞將以為漕之利
而不知為漕之害也盖河底高則塘岸轉或弗固蓄水
盛則輸浅日或不及一值久阴水势騰湧上河先没
下閘繼之遂使膏腴沃壤尽為魚鼈之區漕舟阻險
二增損坏宜仿先年之規格添修平水閘座酌為定

制恒存六尺之水。但逆格自狀下流漸長漸淺水
无淹漫責令淺夫專務撈浚艤棹攬泥今帮岸益厚
不许加高河底日益深縱遇亢旱亦不虞塞俟運
舟遂盡乃放閘洞之水灌下河之田利之大者也而
郭叅政克後守楊村為砌石隄議曰揚屬河道延袤
二百餘里諸湖所匯巨浸排空所恃者一線之土隄
耳往年濱決之患可為寒心已議色砌磚石以河
多事灾沴相仍所色砌无几其余止用椿板萝已易
于朽爛日遭冲刷鮮不崩裂是岁修之功无寧日而
潰決之患无已時也与其多修守費工力于不甞

孰若一劳永逸以保万全之安除已上石工其餘應
議險要約万七百余丈宜行沿河官該寔尽行甃砌
計歲通運船七十餘艘議今減裝土宜量帶磚石其
磚議于近河適中处所燒造应用價值即于輕費处
給計歲可帶磚百十萬不數年而工可通究長河以
无成金湯之固此百世之利也如数君子言皆良画
或格不行或行而未尽至河渠事者亟留意焉
贊曰昔司馬遷從負薪宣房悲瓠子之詩而歎之曰
甚矣水之為利害也而作河渠書旧郡志列河渠于
山川盖其事難言之余在淮南時所聞分黃導淮議

窺我右臂則利三一曰疏漕蓋淮水由漕南下至淮子
河與五塘之水相過淮北南來塘水東合塘之水
大橫過為敵則淮不得遂其就下之性其勢未得不
壅蔽而逆走則淮諸湖之腹常虛而提不復決矣利
水蓄則風氣順蓋五塘依曰于蜀岡之麓營衛州郡脈絡
一曰風氣順則氣有所鍾而不利故曰復之便其有議
相連塘復則氣有所鍾而不利故曰復之便其有議
雋生于其間者利有五此五利故曰復之便其有議
不復者曰塘之復不復可不可一塘膏懷九姑以子之
五利言以皆耳食爾且以句城一塘膏懷九姑以子之
亦四圍皆山起高可二里許東南一塘膏懷九姑以子之
濟又官河其中又元宿水可蓄不過淮岸之田隴既元
大雨多則田已先潤何藉于塘雨缺塘岸之田隴既元
何賴焉即如說者有可蓄二不過淮岸之田隴既元
余固不能以長便級而上也以前岸之田隴既元
而先波九千六百之膏懷敦為勝乎上雷下雷大
抵若此且有婆羅一塘蓋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
身處其高有婆羅一塘蓋可蓄水蓋此塘僅二百畝
一減水間少蓄多泄可以灌數千畝余故不敢堅論
也其曰濟運者則又謂不諳時務蓋昔之時患在水

少今之村患在水多即二十四年一歲中開涇河兩
子嬰開金灣淮慮洩水之不連而又何暇于塘耶即
昔者諸大夫建儀甚悉然先不曉蓋漕艘之渡
柱也況漕運之後以意度之竟不可曉蓋漕艘之渡
惟始于正月終于三月耶其田形勢九不可曉蓋漕艘之渡
則其安能遠二三月耶其田形勢九不可曉蓋漕艘之渡
設厓有國之利孰不賴之但楊南長江北枕三河
蘇二廩者距直揚為祿首即海內安害焉彼屈強
氏廣且多口投鞭割芻彈丸泥汗乎如必藉口李全
黃巢之事奚啻守株矣乃至疎浚之說益為先稽矣
淮子河去帥伯四里而遙六安能使壅之水果能與
其清堤敗岸耶且安能采提斷流決橫過而不得出耶
敵是為巨浸又安能采提斷流決橫過而不得出耶
為此說者抑且自相矛盾况金灣之決決非塘復之年
乎風氣之說形家言余所推習不假二千租不可
每歲固租二百金昔之民佃不能償則又青苧業之
已則必散派于不塘之民佃不能償則又青苧業之
家一不意圖復計必不可歲且非千金不能償則又青苧業之
謂不便也矣奪民之田而弃之故曰竭民之力而為之
循已成之業謂必不可常之功故曰竭民之力而為之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之十八 江南十六 十三 蘇州 堂

遂以謝諸大夫父老其所羨復不復可不可各擬
一方並有良画余不能去取其中也始存之以后有
議者按二羨非不甚便辦但復塘五利之說亦必不可
易至區區先年田價征租二百金抑未矣今天下
不輕諸事何限五塘豈直五塘自葉城以下迤南諸
非常之事得何人則任豈直五塘自葉城以下迤南諸
塘皆當修治必允恡且塞責旋作旋廢而巳則不如
規制以臻成效倘苟且塞責旋作旋廢而巳則不如
目循旧貫
死輕勞人

江都

河

運河 在城東南邗海也漕運志作漕河一統志作官河
又名運河西南自儀真江際東行四十里至名入
頭入江東界又十五里至揚子橋二河始合東折北行六十里
入邵伯河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界又北行四十里至
界首入宝应河又北行六十里入黃浦接淮之山陽界由清江

浦入 沙河 城東七里宋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維岳
于淮 沙河 開沙河四十里以蓄洩水利自運河通揚
子江今慶 七里港河 城東北十里唐長慶中節度使
旧基犹存 淮子河 東北十二里方輿勝覽云儀真有依子河但
東秋之水也 槐家河 城北十五里自陳公塘接雷
入運河者也 運鹽河 東北二十里漢吳王濞開邗運自揚州
運鹽河通海陵倉及如皋捕溪此即邗運鹽河之始諸
堤其通泰志何自灣頭起東行七十里至斗門入泰州
界又東行一百六十里至淮安入如皋界又東南行百
十里至自蒲入通州又東行七十里至新寨入海行又
東行八千里達呂州場其支派通各鹽場皆為運鹽河
白塔河 子北六十里宣統中平江伯陳瑄所築南入揚
蓄洩水漕后廢嘉靖三十年郡守吳公桂芳新河在
開復故道置巡檢司局兩淮運使以防與敗新河在
南二里方歷二十六年巡撫御史楊公克洲題清淤
七十偕檄揚州知府郭光復開浚自南門二里橋入西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十四

新廟淺 浪傷河淺 以上各置 頭潭淺 宋家淺

柳青河淺 東西灣淺 以上各置 花家園淺 李家

庄淺 桃家潭淺 吉祥庄淺 江家莊淺 南北共十

各置老人淺各長一人夫役四百名多椿木四百株草
四万余束凡有挑後專責前項淺老人役為之万歷二
十三年奉工部裁革共用夫二百十四名淺夫之
役昔以挑後今以修堤蓋時勢变迁水有結宿也

湖

鄒伯湖 東北四十里每春夏湖水漲沒民田昔太傅
謝安士鎮廣陵深堤民以屯名伯甘棠目名湖

黃子河 北六十里東通赤岬湖在湖
新城

艾陵湖 鎮北四十里在河西接官
湖通官河西北五里東

大石湖 東北五里
白茆湖北

對塞湖 朱家湖

俱東北 五十里 深洋湖 瓦子湖 俱東北六

塘

雷塘 城西北十五里上塘注水長廣共六里
余下塘注水長廣共七里今皆佃為田 小新塘在

雷塘 東北長廣二
里余今佃為田 鴛鴦塘 北四里
榴塘東四

港

第二港 城東南二里 第四港 棟南三 第八港 東三十里 華

家洋港 東南十五里 倒流港 東南十五里 雙港 西南十五里 蜆

子港 東四十里 深港 南十五里 馬伯港 南接深港北接 十六

年工部遣 官劉子王淺 十里港 後以便廣引 進水深港

東北四十里与上

十港俱通揚子江

古邗海洋見

官海城東南三十里南通大

張徑海

東里

善微海十里

山陽海十里

張家海四十

五里

七星海三里

煬帝海西北十

津灣

揚子津

城南一十五里即揚子橋名揚子渡旧揚子县治也

茱萸灣今名灣頭漢吳王漢

開通海陵倉又隋仁壽四年開以通漕

金家灣即名伯東西灣

按江都地多陵阜故名廣陵苦水害者惟邵伯洪湖為甚自尔鑿金家灣開越河輸洩既易隄塘二固而

伏枕可无慮矣前守郭公先後力復小新上下雷三

塘建閘發千餘卒未几奸民復盜决防種蔣其中細

民難與憲始朕二伺上意所响倘成昼已定申令惟

悉设塘夫塘長如旧制或令附塘田高亢者佃淮既

塘即令防守安在其不可復乎哉

儂真

河

運河

即官河自縣台北西南迤東行四十里過烏塔橋入江都界自南北一通通湖堰一通揚子江

大橫河

在鑑遠亭以洲上紹興中郡守左昌詩始開後

梢東入江

獅子河

在靈湖堰東南故運河也今湮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十七

十字河

今狀如十字其水四達

裡河

即今東關內西

外河

水自裡河大開口入于通江

泃河

在縣東一十里其

堰河

祠前河水西出北有屏水

通河

一名澳河

舊生

又都節沙河六年發運使

宗原

清開此河與黃天

免戾

新河相接有二一新河自董家渡入

黃沙

潭入黃宗

葫蘆套河

在潮隰西其水漸減

鑰匙河

北行二派一里至

南行

里余為上河口入于江

懷子河

方輿勝覽云真

今帶

子港以通者此也河向西為芦家堰前為安

安

安

伊委河

都覲江新棋河在縣東十里新

築

築

塘

北山塘

茆家山塘

二塘俱北城外一里左為宋方

亦保

而免焚掠引水入濠潛為水拒田五頃金虜州

陳公塘

在縣東三十里廣陵太守陳登堂此以資

山東南

面水漢魏時已設障唐宋轉軍時常修築

百九

十文置斗門石礎各一塘溢則引之濟運宋

境丙寅

為巨侵金虜登佳家山望之知不可越遂退真

賴免

焚傷加定中運判方信孺為障建祠塘側

為軍

民占佃万余畝前代石礎悉為民家石礎

受此

塘之利愛句城塘三縣東北四十丈南半

百六

十丈其水南流至烏塔海南入于

里方

山之西靈岩山之東諸水遂陷

左初

塞橫塘堰新安以東諸水遂陷

江南十六 十八

海

烏塔溝塘見白城

帶子溝

在縣東北一十五里有石碇

蔣家溝

里舖減

利善溝

縣東南十里舊日通運河有橋今廢

張家溝十里

石碇官河側

東海

源自西南四十里其

港

戴子塘

縣東二十里舊傳陳登嘗投五危以開此港為陳公塘之下流有二灣一日望見一日相見凡

五都云都河北畝澮之水皆會焉南入于河

麻綫港

在縣東三十五里

何

家港

縣東南二十里接運河

黃連港

在縣東南二十里即宋珠金沙

地

一戲港

神西南二十五里與青山港並為

朱輝

港先是漕州鱗

請次外風濤漂損之元益八年

鐵釘港

縣東南二十五里即宋珠金沙地

間

羅泗間

通濟間

東關間

攔潮間

以上四間先是

部尚書單安仁請曰宋張頴石開故址重建清江間一

廣惠嘗開一南門潮間以分漕軌後廢成化十年提

河即中郭昇建濠置弘治中撤去响水間仍復三間舟

頗通利成化十四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工部員外張敷華

東關二間正德中主事楊廷用以東至羅泗間石堤二

千余丈以

蓮花堰在縣東旧与官河通今城南塘子水通運河宋

蓮花堰

在縣東旧与官河通

今城南塘子水通運河

宋

蓮花堰

以名堰堰今有腰間潮開俱南靈潮堰在南門外官河

波中祥符中鑄金像成將迎之京舟至此潮涸忽溢遂名靈潮今清口關前古漕河是也五堤南

門一里日一堤稍南日二堤又南日三堤迤東一里日四堤五堤各疏支渠數十步與外關河相表裡

津渡

楊子津在縣南東津在縣東南滁河口渡 新港口

渡 潮開渡 姜家嘴渡 關廟口渡 三檀廟渡在俱

縣 薛公渡在縣北新城渡 瓦廟渡 朴樹灣渡

石人頭渡俱在縣東花園渡在縣西瓜步渡在縣西五

馬渡在縣西黃泥堆渡在縣西南建安渡在縣西南

南塘叛臣首于此

沙洲

猪釣沙在上都與珠金沙在珠金里元將張弘範

將馮都緒與長風沙在二都按歐陽文忠集錢似收取

阿木戢處境上戒戾周師渡口乃益兵使卻可迂以舟兵出瓜

步迎鸞鎮長風白沙洲城外濱江地多白沙故名

新洲在縣東南五里江中武帝徵討伐蕞于此天寧洲

按儀真水利先大于諸塘運道莫要于諸閘四障之

制南人剏建備矣江潮傾刷日漸傾從及時而繕葺

之存乎其人陳公塘久廢為田膏壤不畝讓者或云

治不可復泉尔則恭愛之名不著于建安水櫃之製

元聞于宋代前哲已試非无良規且西東諸水可引
用灌溉者甚多今之大夫豈无史起孫叔敖其人碩
坐令地利費尽豈滄桑更變今昔迫殊抑事掣肘固
不易為

秦具

河

龍門河在城東達永豐鎮

郎莊河城東南十里

新河城西南三十里

小新河城西南五里

堰

江堰成化十八年揚州府同知李拔至縣聞知縣蔡過言江水為害議于西南沿江一帶築堰以捍之起

保金鄉九都至順德鄉廟港長一萬六千九百餘丈廣三丈五尺高一丈御史万岳化之加靖十二年朱第增築自廟港至西廟港計七千六百三十丈田賴以衛民甚利之今已廢址犹存

按秦具江堰以捍禦江潮為利与捍海堰等且堰城而田故存者不得混為已雖新張者不得據為故有非平賦一策乎旧志濠開新河為漕河由秦達揚以避圈山漲之險頃遂題改水次盖河道不直通運而有舡往行為縣民利然上河之水湍急不禁而通秦運鹽河病矣舉事者務在萬全或預建閘于口岸以時啟閉庶几兩利如悼煩費而圖快目前則毋如仍旧之為便也

高郵州

河

運河詳見

康濟河在城北五里本朝侍郎

開河抵名運鹽河在州北觀橋下東

治東南東通深洋白塔河在岳廟東南

門館起東抵各鹽場不文北城子河在州南

丞相序云行成子河即此鎮接口都縣山陽河界北自

城子河合大山陽河在州東四十五里三原鎮南

安山橋子口入射陽河達淮橫京河在州東通吳化

射陽湖注秦蘭河在州西六十里自天長楚

新開湖在州北三里治西 覽社湖在州通西見白河 平阿湖

在州長治西八十里 三湖在州治西五里按高郵舊志

三湖六亭即新開覽社五湖在州通天長縣銅城湖

珠湖在州通西五里 張良湖在州北七十里 石邱湖在

治西北五里 深洋河在州通南 姜里湖在州通西

下塘 七里湖在州通北 我鳥兒白河在州通

武安湖在州通西 露筋河 塘下湖在州通西 仲村

湖在州治東 鼇潭湖在州通海陵溪 郭真湖在州

北射陽故屬臨淮有博支河恐博支誤為郭真也

溪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三二

石梁溪 縣發源入新開河 平阿溪 長在州治西北自天

樊良溪 在州治北自天長石梁河 流在州界即古樊良湖也

灣

父子灣 在州治西五里 丁家灣 在州治東一里 落帆灣 在

治北二里 白水灣 在州東北

灣

張家灣 在州治北三十里 上有通珠洋河 陸漫灣 在州

三十里 子嬰灣 在州治北九十里 東南入射陽湖 二

子淫灣 在州治東射陽湖 小京灣 在州治東南六十

觀灣 在州治西四十里 官灣 在州治東五十里 第一灣 在州

二十里 第二灣 在州東 第三灣 在州治東四十里

物灣 在州治西三十里 展灣 在州治西 戴家灣 在州西

新灣 在州西 夾灣 在州治西 香灣 在州東 交絲

灣 在州東二里 葑蕩灣 在州東 大淫灣 在州東 小

淫灣 在州東四里 斗門灣 在州東北 郁家灣 在州東

港

燒香港 在州治西北十里 通運 見白湖 一在州東二

岳行宮燒 賣菜港 在州治北 吳城頭港 在州治西

馬蹄港 在州東北 茅塘港 在州西 羅家港 在州西

五叉港 在城西 楊絲港 在州西 洋一港 在州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三三 獨善州卷

黃白港在州西北四十里 大師港在州西三十里 小堰港在城北
三十里 曹東港在州北七十五里

蕩

馬家蕩在州西北三十里 黃林蕩在州西北三十里 羊馬兒蕩在州西北
東北十五里 聶里蕩在州西三十里 收兒蕩在城西三十里
里故縣村 井子蕩在城東北十五里 南陽蕩在城北
沙母蕩在城東北十五里

按高郵有三十六湖受西山眾流為諸水之匯浩蕩
二三百里其河堤曰平津堰凡田地在堰之西者曰
西上河堰之東者曰南下河北下河以南稍高于北
又曰南上湖水列西河藉南北河以為之洩旱則南

北河藉西河以為之溉比來水患頻仍皆由下流紆
緩秋水驟至輸馮不及由此滄沒職此之故狀諸水
皆无源易涸三時不雨又不免旱憂豫者謂治西上
河宜撈淺固堤俾无冲决治北下河宜開子嬰濟令
子嬰已浚而鄱水不減則海口壅塞故耳大抵高郵
諸水盡入于吳化諸湖治吳即所以治郵或議于東
河塘三埭鎮置閘以防旱涸修園子田堤岸以保固
康濟河斯亦治標之一術以餘力兼而奔之可也
田乃開康濟河時于民田中鑿渠其田越在河外遂
為越河園子田中皆青壤額糧四百余石若堤岸弗
治久之將河復為湖矣
新開河之險惡如故矣

興化

河

運河 即運北接臨城縣

車路河 縣東三十里自于

和尚河 縣北五里

海濟河 縣東北二里
仲家

河 縣北十五里

山子河 縣西四里
射陽湖
崩墩河

勝河 縣南十五里

白塗河 縣東北一百二十里

孟家河 縣西南二十七里

義亭河 縣東三十五里

院莊河 縣南十七里

橫汪河 縣東北九十里

劉家河 縣北七里

鳳皇河 縣北三十五里
梓

新河 縣東南十五里

蔣家河 縣北三里
芦洲

河 縣東南二里

涓莊河 縣北二十五里
新海河 縣西

河北 一里

孫家河 縣北十三里

撫益河 縣東二十

堰南 循捍海

趙家河 縣北二十七

莫家河 縣西橋下

浪溪 滄

王瓊河 縣北三十五

既濟河 縣北四十九

盧家河 縣北四十九
陳國河

里北 四十五

傳真河 縣東一百里
蚌益河 縣南

五里 起陵亭鎮口

運監河 縣東一百里

湖

得勝湖 縣東十里

平望湖 縣北二十四里
大踪

湖心 與益城縣界

吳翁湖 縣北三里
白沙湖 縣東

南十里
多白沙
十三里湖
千人湖
有千人避乱于此
鮑魚河
縣東
二

溪

海陵溪
縣南十五里
東溪
縣東一里
猪文溪
縣西
武陵

溪
縣西十里
南溪
縣南半里
精陽溪
縣東五里

港

龍樹港
縣南
新莊港
縣南五里
王家港
縣南一里
北昌

家港
縣南五里
沙家港
縣南十里
土橋港
縣北八里
南昌家

港
縣南四里
何塚港
縣南三里
胥庄港
縣南二里
竹泓港
縣南

二十里
塘港
縣東六里

浦蕩

蓮塘浦
縣南半里許
接得勝湖
西接
烏巾蕩
縣西半里

蓮花六十四蕩
自州入得勝湖
紅
旗子蕩
縣東十里

海

丸子溝
縣北一里
杜家海
縣西南十五里
吳家海
縣北三里
千

步海
縣北三里
丁海
縣北二里

灣

鶴兒灣
縣西七里
仇家灣
縣北四里
榜水泓
縣南抵平望河

在新海

碇

六下部
國朝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三六
同慶州堂

石碓 賈庄鋪 芙蓉鎮

平望鋪 芦家堤

火燒鋪 界首鎮

共七處 蘭溪堤

堤

劉隄

宋建炎中邑宰黃萬頃創即宋史名紹界堤日盤塘日運鹽河日新堰俗稱河塘者是南接高郵界

北抵鹽城县界南北亘一百五里是治日名劉堤孝士知县刘廷潜甫下車即修治三載俱稔

錢專記

堰

捍海堰

縣東一百二十里詳見范文正公傳

西堰

縣治西旧係舟楫往來要處上接市河下

通海度溪今廢

漢溪堰

縣治西北四里宋開寶中建今廢

閘堤

減水閘

一在城南滄浪亭之南一在城北元武廟之北

蘭溪堤

縣北三十里

芦

家堤 縣北十里

海口

丁家沙河口

小海閘

草堰閘

白駒南北二閘

近議興化洩水要道第一廟灣場次石碓口次白駒

場廟灣今雖通行但地勢迴遠水行甚緩自射陽九

里淤淺万歷八年曾發帑金八千浚之願任者匪人

用罔成效迄今遂以射陽為必不可復非一隅之論

乎石碓口隸鹽城縣初議開浚士民譁然蓋以水涸

而灌溉无所資海溢而風潮難避揆諸人情良所甚

難狀誠如近議浚旧官河通岡門鎮俾水通流滔

不絕何虞内涸海溢有時多建閘以隄防之何虞潮

至探本之策宜莫逾于此在舉事者善成之丹白駒
間近雖增置但与邑東高西下如例金諸場海口
僅可以洩浮漫之水欲令釜底盡傾勢必不能凡此
皆得之目擊非云虛談有飢溺由已之思者益加意
寶應

河

運河詳見前宏濟河記光湖東西係舊堤東為新隄

濟河俗呼為越河濟河縣西北入衛陽河成子河縣東

八里衡陽河衡陽河縣西南六十里入西火湖涇河縣治東四十

蜺墟河縣東北六十里入射陽湖漳河縣東南六十里入射陽湖

北入廣 鹽河在縣東今南支河在縣陰隲河在

西萬歷十九年知 縣賦隨新向

湖

清水湖縣城南東長十二里南北光湖縣治東

西南十五里東西南長 灑火湖縣治西北白馬湖縣治北

射陽湖縣治東六十里廣洋湖縣治東南

湖也今俗呼為射陽湖蒙日可三百里至同晉屬山陽

固晉而上至射陽湖蒙日可三百里至同晉屬山陽

與洪澤並置官屯後以所收歲減並廢 博支湖縣南九

十里西北
通廣洋湖
梁湖
在射陽
湖北

塘

白水塘
在縣西八十五里
舊名白水
魏軍即此
破也
射破宋

里魏將軍鄧艾所築也
屯田積谷以制吳人與貯
欺伊蒲山破金塘相通
渚田一萬二千頃
后廢

羨塘
唐地理志在縣
南與白水塘合

溪

海陵溪
俗呼琵琶頭
在縣東北
九洑溪
縣東南十五
里東北入望

直港南
通射海
黃浦溪
縣北二十里
黃浦鎮西
安宜溪
縣西

南六十里
東北入泗
凌溪
縣東北十里
閭丘溪
縣城

南東通
火湖西南
接高郵界
清水河

海港

望真港
縣東十五里
東南通城子
河宋加字
八年湮塞
知縣寶涉曰望真港與射陽湖通
商旅輻湊入

市百物盡通
居民煩夥
今阮塞
劉家港
縣東北四十
里射陽湖

七里海
七里北
界洵海
俗呼蛤拖海
長沙海
縣東三十
里東

入廣洋河
通運河
閭海
縣東南二十
里子嬰海
蒲塘海
縣西五里
接白馬湖

楊家海
縣東八十里
三王海
縣東六十
里射陽湖
新海
縣東

廣洋湖
通
子嬰海
縣東南六十
里子嬰海
張大夫

海
北在縣治
三里海
在縣西三
里通運河

澗汀

金釵澗
縣西南七十
里入衡陽湖
赤水澗
縣治西
南八十
里入泗火湖
魚池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三九

湖縣西南八十里 忠心湖 縣南八十里 馬長汀 縣東

里東通鹽城界南接博支 河北會射阳湖西連海陵地

堰堤

黃浦堰 縣北二十里相傳 漢置白浦 姜家堰 縣

八十里相傳與土漢置白浦旱 南門堰 在南門外洪

便修築 運河堤 自黃浦至界首長八十里 武中知縣李

淺

九淺 子嬰浦 白馬湖 九定 槐棲 白田潭 各淺俱有涵洞

閘

滾水閘 子嬰浦 五里瀆 減水閘 七 江橋 朱馬灣

朱馬灣 刘家舖 新置瓦窑通潮閘 九淺通潮閘

二間知縣陳燧濠建日洪濟河上接黃流 湖口水大則開

按寶應越河之議遷徙築舍歷數十年而後定第平

以來黃水從淮北入者挾沙而來河身日高運通日

窄有如當事者思此河徑始之難以時為浚治且今

清江通濟閘非漕貢不欲傳流沙不積漕渠不壅文

襄時十二萬帑金之費不至付之波臣无益矣界首

故未有越河當河心極易行舟甚易蓋當時草創未

圖全利今總理河漕刘公豫興茲役新旧接築俾舟

行者安于遵陡士民其二尚有永利哉

泰州

河

南運河

州治東南入海西抵通州及各

西運河

州治西南開

江通運至海陵倉按阮勝之記

北運河

州治北自北

云即灣頭至城下運河是也

里至果探場止

去東北至東台河梁丁溪等場又東

通鹽城縣

東河

州治東三里通北運河舊志曰其水

後濟州河

州治南入如臯

縣境通揚浦江河自魚行

填直抵與化高郵

寶石即海陵溪也

溪

海陵溪

州北八十里入與化境合高郵河入

堰

北堰吳州治城北五年守土楊英子清化橋南荆開運河支

流直近城北加祐中守王純臣欲姜堰五里天司山

固襄壕別為堰于下梁州檢司前

前勞運河仁移堰近南宋側宣和二年大水移羅塘

閘

丁溪閘百四十里白駒閘以上二閘方歷至午按

御史姚士規海防兵備

按泰州運鹽河以南為上鄉田地凡其十七皆在

東北下鄉每霖潦暴集下鄉輒受淹漫乃漸由諸鹽

場出海口水之所趨誰能強之而與化民以為四防
病隣悖矣詢之上人水自運鹽河東來每遇霖雨宜
決白塔芒稻二堤以分洩之因閉下河涵洞死令橫橫
溢則就可抹濟下鄉或當旱年則宜築塞三河塞上
河諸涵洞庶無為運鹽之梗在相時均節之而已

如鼻

河

運河

成化中知縣胡昂後西北從揚泰來遠具治向
東至丁堰鎮分流入海南北折至白蒲鎮入通州

九十九灣河

在縣東南六十里相傳尤過成河一名老
在縣東北接運河南南通揚子江又名通江河

小溪河

運河西通泰興

港

天生港

舊去縣南九十里今江
湫土六十里近口

掘港

縣東一百
三十里

石

莊港

在石莊海口
寇盜要害

灘

鄭公灘

在豐利場宋治平六年富郭公代使相判揚州
備海寇戰船每坏于此固堇灘以避之習水戰

中于具

按縣志謂通州河當浚以引江潮入水閘風氣增勝
且蘇松商船所往來詢民利也或虞鹽盜出沒為害
要以利多而害少六河憚焉又小溪河旁田卑下易
勞狀二易固故難以秧種惟浚之使通運于旱涝兩

便禾稼可登而芟荷魚蝦蒲葦之利亦易致云

通州

河

運河即運鹽河自郡城茱萸灣西亭河在州東南二十里通運鹽

河入西金沙河在州東三十里入金沙場宋西淮

石港河在令北二十里串場河隆慶中開串通呂四

港諸場也

堤

范公堤即捍海堰任公堤在州城西五里宋宣元中

開

便民開在州西唐宋俱上或化中重建通海開在州白蒲鎮今鹽

倉開在州西門外板開在州界港一今廢業公開在州南七

里任家港上白蒲開在州白蒲鎮今陸洪開在州南

業家堤上陸洪堤上以上三開皆加請唐家開舊名底家港堤

十五年隆慶元年知縣鄭舜臣築

按通州有新旧二河旧河自揚泰西來遠城為隍東

南入江東北過海門經諸鹽場入海並河田數百萬

頃資灌溉百姓利之新河鑿于隆慶二年串呂四至

石港諸場直通丁堰使運鹽不復徑通州願州士民

以鑿河洩風氣且鹵潮內灌傷禾稼望奔後故河狀

弗能奪也郡故有六閘以吳水利然通地勢高吳于他州縣恒憂旱不憂滂往之堤之為利惟西成北水吳二鄉地窪下全洩則數百里之外尽注于江全閉則水潦驟發二鄉墊焉故陳司寇謂唐家開治則利十不治則害十若白蒲鹽倉諸閘固可廢矣捍海堰崩于張范而任沈繼之乃歲久傾圮卒風濤大作即漂沒民灶殆尽矣邑控芳運判嘗力任增築新堤至今人犹称邑公堤司牧者曷不深維民瘼而以泄一從事何哉

海門

河

運河 縣治西南西至通州四十里東至呂四場加靖辛卯縣東河沒于口知縣趙九思浚自儒孝東北八十里東入余東便倉四十里海門縣三建江河亦屢變矣 舊運河在縣城東南至利如鎮西堤止南通大江

堰堤

捍海堰 在縣治西北即范公堤 沈公堤 在縣治東北西堤詳見范公本傳

宗新堰 在縣積水以北通元豐中 新堤 使判官李瀾知

縣姜天麟督造堤外有非字港二樣口大橫口夾港俱通海道

閘

西清閘 在舊縣西清橋南成化二 減水閘 在舊縣西

年知
縣

張先登曰海門新以州土割隸地多與州壤相錯水利大率相類蓋縣南濱江以北為鹽河東西運河於帶瞿灶等港徑緯交錯旱則南引以湖北引河水以灌沿江河之田潦則仍各洩于江河水不患无歸乃州縣民自相秦越而長民者彼此覘望是以後治未遑蓄洩不時烏能尽地利乎今誠于縣城南及州城西東二十里各建一閘而運河北通鹽河旧有港址責令開浚勿使湮塞則方百餘里尽為膏腴水利之大无逾于此者矣

鹽法考

管子曰海王之國謹正其鹽美萬乘之國終月率男女所食千萬鍾使君施令計其鍾釜而給之則百倍歸于上于是齊有渠展之塩國用富強後世言塩利者昉焉漢初弛山海之禁不領于縣官經費而吳王濞招致天下亡命東煮海水為塩以故國無賦而用饒其後卒以謀逆敗元狩中以東郭咸陽孔僅言置塩鉄官募民因官器作鬻塩官為牢盆今有煎塩官廠即其制敢私粥塩者鉞方趾没其器物已罷行無常唐乾元初第五琦變塩法就山海升近利之地置塩院藉游民業塩者為亭戶免雜

徭煮鹽盜粥者論辜今煎鹽灶其後海東鹽劉晏主之
晏上鹽法輕重之宣以為官多則民擾宜但于出鹽之
鄉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商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遂
者轉官鹽于所在貯之同絕鹽貴則減價以糶曰常平
鹽官得其利而民不知貴而諸道故有權鹽錢商舟所
近復有稅錢晏 奏罷之商民均利歲鹽利至六百餘
萬緡居天下賦稅之半國用給焉宋制諸鹽聽州縣給
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縣其贏佐一路之費
兩淮鹽行江浙荆湖諸路所謂未鹽者也鹽出于海設
灶戶煮熬煎
煉而成謂之末鹽即周官散鹽也若解州出鹽池者得
而風水化而成謂之類鹽即周官鹽也末鹽在楚州

鹽成鹽少者四十一萬七千餘石通州豐利鹽四十八
萬九千餘石泰州海陵鹽如樂倉小海場六十五萬卒
餘石海州鹽蒲惠澤路要三場歲煮鹽四十七萬
七千餘石連水軍口海場十一萬五千餘石耳久之
軍吏困于轉輸舟卒侵鹽雜沙土鹽惡不可食坐鞭笞
徒配相繼莫能止而積鹽多露積無屋貯至生合抱木
其上其數莫可較天聖中用翰林李士盛度言于是詔
罷官自粥聽入金錢京師權貨務而以江淮若兩池鹽
給之歲增課十五萬其後兩事劇募商人輸芻粟塞下
又置折中倉聽商人以金銀若輸粟輸他貨于京師入
中者優其直予券以所在鹽給價後世召商中鹽之法
自此始也自唐始權鹽歲天下鹽利裁四十萬緡劉晏

六下部國朝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四六

增之至六百餘萬緡迨宋紹興末泰州海陵一塩支塩二十餘萬席為錢幾七百萬緡區一州當時天下征權之數而尤浮之于塩利籠取盡矣哉 國朝以塩課給之邊糧饑而水旱亢荒亦時藉以賑民于天下設都轉運使司者六而兩淮居其 歲課百二十萬餘幾與漕運米直等國初制沿海灶丁俱以附近有丁產者充之免雜之徭給草蕩具罪犯自遷徒以下刑止杖仍發煎塩其煎辦以下為率初制引四百斤尋改辦小引半之每丁十歲辦小引計兩淮塩歲額引七十萬五千有奇歲終轉運司其所辦出給課如司上以待會虧額者追

理凡灶丁所煎塩一引給工本鈔二貫時鈔一貫直錢千優之合用引目運司官以時請于戶部請 內府印造給付乃召商納粟中塩量所在米價高下道里遠近為之則中已出納引請場行支塩如自塩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過官司辨驗放行其轉賣各照上時定行塩池毋過界若引與塩雜沒境越賈者同私塩近斷商賣塩已即所在退引邏官偽造引者斬諸監臨勢要令家屬行商中塩侵民科者罪如律盖法令嚴其如此然于時商中塩者引輸銀八分 上所權利甚微而商利甚厚以總利權抑專擅贍民食而已永樂中令商

于各邊納米二斗五升或粟四斗准鹽一引于是富商
大賈自出財力招游民墾田、日就熟而耳穀屢豐甘
前寧夏粟石直銀二錢而邊以大裕宣德中施大惠于
天下歲遣御史督視鹽法今各運司查中鹽商年遠事
故無子孫支給者行原籍官司每引給資米鈔二十定
優卹之正統初令准折貧灶有餘鹽官給米麥取之灶
丁逃移者鹽課司覈實傳其徵又令各商守支年深不
得鹽者聽以十分為率支淮鹽四分其六兌于山東運
司不願兌者聽守支諸所為隱恤高灶甚厚其後如分
為常股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依次守支之鹽存積者

積鹽在場過邊餉急增價開中越次而放支之鹽也存

積行而常股益艱滯商人有守俱數十年老死不得支

而兄弟妻子代之支者矣正統十一年以前令兩淮鹽

股八分以後存積增至四分景泰元年又增至六分天

順中御史李宏清照正統十四年例先儘派完存積商

人檢派到場支不抽資次常股依次支給不許換越

成化七年以後減存積二分仍作四分正德七年御史

朱冠題准七分為常股邊方開中三分成化中戶部尚

書葉淇言商人輸粟三斗五升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

也請更其法課輸銀于運司銀四錢支鹽一引可得粟

二石是以一引之鹽坐致八倍之利且商人銀納運司

輸銀于運司類解戶部鹽銀歲驟增至百萬餘兩諸商
墾田塞下者悉撤業歸西北商或徙家于淮以便鹽而
邊地為墟粟踊貴石至值五兩時議者屢言虛邊儲而
實太倉非計傾歲所增入當數十倍一歲錢穀之數而
縣官經費日繁即緩急可以支應慮不能損目前厚利
以深維邊計欲復如祖宗時盡輸粟塞下及薄取八分
之利必不可得矣弘治中御史馮元中奏言開中邊方
引鹽莫肯趨納皆由運司開費故商人舍遠就近下戶
部議令自今各邊召商上納本色糧草如舊制未幾復
廢時 天子加意于國家盈縮之變台閣李士計屯田

茶馬之故甚患以及鹽大學士東陽言今者鹽法壞盡
各邊開中徒有名而商實失利類不肯中納五上問何
也諸臣因極言皇親王府及內臣奏討之弊奏討者一
夾帶者十弊尤甚因言國初茶馬法行有歐陽駙馬者
為夾販 高祖大震怒曰我不一行法即欲首懷之耶
遂置極典此事今皆不敢言 上慨然曰非不敢言乃
不肯言耳于是下 詔言鹽國用所需近年欽賞數多
又內外勢要人奏討奏羅乃遂挽越支賣夾帶私販以
致上損國課下奪民財此遵何義我其悉位支還官自
今各邊門中引鹽及糴買糧草毋得勢要求討窩占巡

撫糧儲官毋阿徇受嗚違者聽巡按御史糾劾亡何

上甯至正德中用事者悉託名討鹽經自奏中增價發

賣不得復舊制而鹽法決裂盡矣嘉靖初上方申飭

鹽法之政令議者紛々言利事析秋毫而法復一變五

年用御史戴金言每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一引正引子

各邊納糧草餘鹽納糧運司解部其夾帶多餘者割沒

入官歲增餘鹽銀六十萬正德中御史秦鉞亦言其後餘鹽至是始為定制

鹽法都御史王紳御史黃國用復請以割沒銀給灶戶

人給二錢有差取鹽一引例開邊報中名工本鹽歲復

增課銀三十萬餘鹽題准每色五百五十斤內正鹽二百五十斤加以酬商為五十斤并包索三

十斤共二百八十五斤為正引在邊上納糧草外餘鹽准帶二百六十五斤赴運司納銀淮南原定價八錢後

減七錢准北原定六錢後減五錢割沒鹽十七年定

鹽法都御史王臣題准淮南每一百六十斤准北每一

百六十斤各納銀一兩五分楚時商人於邊中鹽者

引納銀七錢已漸減五錢視初制不啻倍徙而各邊穀

踊貴不易糴勢要或占中賣窩若斗頭加耗官科罰而

更侵漁之弊諸為費不貲及給引下場或官吏留難或

灶丁額課不辨動經年而不得掣且商業輸餉于邊矣

安所得贏羨攜重資往返數十里外復輸納于運司而

有司奉令申嚴非徵完餘鹽即正引不得下場即已支

鹽上堆而挨單守候非五六年鹽不得行諸行鹽地遠

遠涉長江排風浪時有漂損而數十萬之資本擲之烏
有又不能盡防攬載戶之無盜竄耗窳也蓋商儉至是
而甚于是商遂分而為三日邊商曰內商曰水商邊商
多沿邊土著專輸細米荳草米中鹽中已所在出給倉
鈔填勘合以齎役運司納鹽引官為予引價聽受直于
內商而賣之內商多微歛及山陝之寓藉淮揚者專買
邊引下場支盤迺橋塢上淮候掣亦官為定鹽價以轉
賣于水商水商係內商自解者什一餘皆江湖行商
以內商不能自致為買引鹽代行官為總其鹽數船數
給水程于行鹽地而販粥焉國初時戾商人代支之禁

及是而諸商名目不一以調停而均邊未利舊制有所

不行者勢使之勢也

引淮商定例每引官價八錢五分
淮林七錢五分鹽價每銀一兩買

鹽一百七十八斤邊商以賣引得利徵復自支鹽出場

名何鹽而鹽法都御史鄔懋卿為請將引鹽淮鹽相兼

掣秤懋卿又奏各場未掣引鹽百五十餘萬引宜責令

通行解納約可得銀百餘萬奏下兩淮大擾徵斂督逼

無虛日會御史徐纘上言商人者挾貲萬里出百艱為

國足邊人正引之外既徵餘鹽又加以工本割沒可謂

厄矣乃一歲之間必取盈百五十萬前鹽有掣無售一

時督逼計從何出至於借丁單賣引日甚則鬻產回籍

剗肉醫創其困苦已甚夫商人患無貨耳有貨則百貨
可通豈能強之必趨于鹽官府出令惟除奸革弊不顧
鬻高鹽非奸弊也則亦莫如之何矣隆慶中御史孫以仁
又言鹽引之滯塞價之減削始由于工本之帶加而致
也今欲以河鹽淮鹽兼掣疏通則內商淮鹽日漸壅塞
邊商引目日益阻塲蓋邊商之引必得內商接膏而後
行緣以內而因課外而軍餉一旦未能兼供接年報中
數年守支傾此未免失彼是以盡西北之旅報中以籌
邊聚東南之商分撥以供課視國初鹽法迥然不同今
以河鹽隨到隨掣內商守支日久不得趨利或別圖改

業況夫堆鹽山積其誰肯收邊商之餘引以候數年之
換掣又老商隻影于淮上而為國課之爭先者乎宜停
正兼掣為便于是工本河鹽及都御史所奏清理鹽悉
議罷而商困稍蘇今上初即位鹽法如世廟時制毋
紛更商人亦便習安之然行鹽額地自正德嘉靖後割
江西五有南安贛州袁州臨安吉安及湖廣一府隸行廣鹽台臣至
累疏力爭不能復顧課日增行鹽地日蹙勢不能速信
且廣鹽既通請越境私販者不可遏民開亡慮皆賤買
私鹽而淮鹽大且故水商船往返勢不能無愆期而淮
南鹽歲掣減舊額四之一乃部解餘鹽銀六十萬歲兩

解無用緩則預徵于內商以取盈其數至二十年以後
所預徵商銀百五十餘萬始以鹽上堆而徵堆鹽徵盡
則徵在倉鹽久之將商未賣引而徵也其後寧夏叛及
島夷內訌以客兵餉費鉅無所出始議增寧夏引鹽入
萬東往引鹽西方有奇名加增鹽附單搭掣以佐軍興
旦夕之資而諸宿猾巧為奸利者往一營部劄付後為
例于是有加罰違沒引鹽違設者商人領引年遠及所
沉消折鹽去而引存為沒官引或引道落煙燬引去鹽
存雖有鹽亦不得行為沒官鹽俱禁無得買補及是而
商赴部請加罰如中納之數或羅新引配鹽或領以舊
故引支鹽俱越次超製大率如河鹽及親增鹽類以舊
鹽舊引而告加罰故許令搭掣射利者趨鳥而運司點

猾吏受重賄因得立便官新加罰而盜賣之諸領新劄
者反不與由是眾大街憤會上方大權海內商貨因奏
言兩淮復犯引鹽歲久山積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為鹽
萬為大工費二十七年始遣內臣查積鹽勅所駐為鹽
政府馬既至而沒官鹽歲久有折盡先是亦是給火票
許商經賣者故啓
故事乃括藏中積餘銀五萬上之所分委查鹽官四出探
巨商積鏹累巨萬者捕鞫治藉其贖以輸即沿海灶戶
稍殷實無得免久之乃流掣膏兩淮犯沒入萬餘引附
單搭掣歲輸銀十二萬兩入內帑先後鹽法御史累疏
諫極懇切不輟然鹽政內臣歲欲取贏于商猶時一羈

磨之而水商行取楚中者受權稅使禍尤慘急則鳥奔
獸散無復有願買新鹽者嗚呼自代有鹽法以來其未
有若我 國家九邊軍實率仰給于鹽課兩淮歲課百
餘萬安所取之取之商也商安所出之于灶也以區區
海濱荒唐莽蒼之壤民穴居露處魑魅之與群而歲供
國家百餘萬金之課自鈔法壞而優卹為虛所恃供謬
之外商收其餘鹽得銀易粟以餬其口若商不得利則
徒業海上飢無所得粟寒無所得衣是坐斃耳時強者
冒禁公行集眾私販因而推劫甚則盜吳潢也震動城
邑若唐末黃巢王仙芝之類是矣故有不得利之禍淺

而灶不得食之禍深即如迺者中使一出海上驚惶焚
刈草蕩不顧煎辦官雖多方曲諭告之何其且蘭人皇
皇求利令令破家析產倍受窮辱富者以貧一者以死
彼所悉舊堆之鹽預徵之課未忍割而徒業若束縛之
急使至一無所顧今天下安得歲增民間百余萬粟輸
九邊以為共食者乎即令晏完羊画策恐無救于蕭牆
之變矣大都鹽法之大在恤灶在通商在傷佳人先朝
忠公遠慮之臣其狂言其在彭侍郎韶云天下小民無
慮皆窮苦而灶戶獨甚臣行視海塩目擊其苦為之涕
下破屋缺祿不蔽風日脫粟糲飯不得一飽此居食之

苦也山蕩渺没人偷物踐欲守無人不守無翁此積薪
之苦也晒淋之時奔家登塲別泥及海除寒砭骨之心
為之此淋瀝之苦也兼之燒灼蓬頭流面人形盡變酷
暑如陽不敢暫離此煮辨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
煎辨不前鞭撻隨至此徵鹽之苦也客商至塲無鹽抵
償條極逼辱奔家憂惶此賠鹽之法也逃亡則身口飄
零住業則家計蕩盡所宜如意矜念遇事寬恤宜莫如
灶戶矣霍僉事韜云國初召商中鹽官之征至薄而商
之利至厚故鹽價平賤民亦受賜今則每引納銀七錢
五分矣權勢賣粥復取利錢復以長蘆兩浙搭配並支

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不貲及其轉販不得不增價
以市利而鹽益湧貴失正鹽湧貴則私鹽錢行私鹽愈
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由也為救時之策宜莫荒令商
多帶餘盈正鹽一引許帶餘鹽二三引悉輸聚于邊加
永樂時納糧二斗五升之例其非官引而輒買余鹽者
置重辟蓋官價減則商旅樂趨餘鹽盡收則灶戶可得
贏利而土民亦無淡食行之數年則邊儲可足乃以餘
積召募游民墾邊地課農畝邊地愈闢亦防愈固此百
年之利也

中餘鹽于邊第甚善照今益難行矣李戶部夢陽云國初建轉
運司以來嘗差監察御史分督鹽課此于鹽甚重然御

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者則運司提奔等官今其官
非盡慎選夫人情莫不有欲導之以潔然且慮汚況導
之以汚人奚所不至乎且歲一遣御史初至于法多不
甚鮮脫察多紛更恬靜多避嫌及少得次第已後更代
矣竊未見其可也誠選貞茂通明御史清鹽如清軍三
易歲乃代仍簡風憲重臣一人付便宜之權畧倣漢桑
宏羊唐劉晏今朝同忱故事令其綆墜剔蠹濬源浚流
一切不得阻撓運鹽提奔官悉選補庶吏如此而利不
與國不足芻餉供億之費不給未之有也語曰知者不
寵常此之謂乎自後言人、殊不具載乃今所急惟是

函召還之內使罷勿遣然後天下事可得而言矣

贊曰鹽美之利所從來矣漢以前擅自郡國言者不
甚著唐宋以還置吏晝令而守之幾無遺矣而綱亦
少密焉然要亦整齊均調使為國賴而不為民病則
義固所以刺國朝法令數變寢失其初然未有天子
自以為利者近世為加罰之說者因計奪于豪石適
逢世而得售其奸遂使鹽政旁出公私困擾事勢之
流相激使然殆謂是乎今大農無終朝計而九邊所
仰給安在法蠹利誅而國隨之不待智者知之矣
額鹽數

通志卷之八

通州分司駐劄石港場所屬豐利馬塘掘港石港西亭
金沙餘西餘東中呂四為上十場

泰州分司駐劄東台場所屬富安豐梁埭東台何埭
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折茶為中十場

淮安分司駐劄安東縣所屬自駒劉莊伍祐新吳廟灣
莞瀆板浦臨洪徐瀆吳莊為下十場

行鹽池

江北廬州鳳陽二府滁和二州俱行單鹽淮揚二府行
食鹽淮徐州所屬及宿州食長蘆鹽不行淮鹽

江南行單鹽池應天寧國池州太平安慶共五府

湖廣鹽法道所屬行鹽地武昌黃州漢陽長安德安辰

州岳州常德承天荊州鄖陽襄陽十二府靖州一州

江西鹽法道所屬行鹽地南昌九江南康饒州瑞州臨

江建昌撫州袁州共九府

河南鹽法道所屬行鹽地開封南陽汝寧共三府

行鹽事宜

近日通行事宜總論中未備者裁之

關引每年夏冬二季起解銀三厘加耗銀三毫差吏解赴南京

戶部引領目解備赴部掛號轉給各天府買解副引

完日領取貯架閣庫撫此榜派近議四季起派四季

榜派正德七年御史朱冠奏准分三十場為上中下
二等均勻揆次榜派以富安豐梁埭東台何埭

天下部國朝通志卷之八

單堰新角斜拈茶豐利石港金沙伍西占四為上場馬塘
西亭中場完瀆臨洪興莊徐瀆枚蒲為下場每過投到
勘合發什榜派平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
投瀆逆派起進年上等自富安中等自馬塘下等自
瀆順派起仍分派本折逃亡本邑高人起場支鹽折色
亡聽商自行領價補逃

撥引先回淮南引鹽壅滯以致邊引不售御史蔡時昂
引八百方准赴學名謂二八塔浪費
鹽單商人執引下場之鹽淮南運至白塔河兩橋將引
院一發學鹽必官一積至八萬五千為一單造冊二奉送
運色失東運填將引投安水具積至五萬五千為一單
造其單如前淮南岩行鹽
八單以北四單謂之單鹽

稱掣每批運司呈掣之時將果存真單委就近府佐具
正等官秤掣其秤掣事觀每引各認色那揀旗一
西至二十引而止委官親手掣簽對号提上一引一引
人役帶領上稱即以引輕重之數例十九引二十引
完以後照前
目而復始

割沒臨掣時淮南短引以五百五十斤准北每引以五
將原掣引鹽積美淮南每一百六十斤納銀一兩准北
每三百斤餉銀一兩是為舊割沒若多出五斤以外即
照例夾帶問罪每斤納銀一分是為新
割沒餘銀不足額數即以割沒湊完補解
鮮因專委運司佐貳官將掣過單鹽改小以便裝運謂
鮮細蓋內商之鹽細大賣與水商改小以便裝運謂
鮮細

京掣水商已買過解細之鹽紙石灰出與舊聽鹽院移
後水商告後今改于浦子口
鹽院歲兩次親赴驗掣放行
食鹽食鹽者乃于單鹽內過橋填之時抽點
食鹽另堆候舖戶挑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食鹽另堆候舖戶挑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食鹽另堆候舖戶挑引票支買謂之食鹽

恤灶事宜

編審每五年一次編審江戶定上中下三戶則各場摠
 灶戶多寡不同或編戶十名或編戶三十名務使灶舍相
 近草蕩接連事畢造冊備照殘疾年老不堪前辦者俱
 向除寡婦守節子不成立者其大遺課免釋見任官以
 禮殷仕者奔入監生及經科齋生員俱照例優免
 折課舊規水鄉運司散給灶丁或每年引納工本銀三錢
 七年御史朱冠題准水鄉灶戶每引折銀二錢鹽課
 司年終解送運司類解赴部又堯瀆一場地不產鹽每
 引折取價銀五分折色白駒西亭俱
 官鋪用缺六年折色白駒西亭俱
 運司一兩給與各場貧戶灶丁煎辦歷年久損壞仍補
 遺給

賑濟 商人每引上納銀五分存留司庫遇歲年灾傷以
 三厘給灶戶之用後因蔡御史議將引納銀每引扣銀
 者係灶戶應納之銀以應賑之銀抵折色給商大折色
 以令遵行之

請理鹽法都御史按會典正統初嘗以戶部侍郎司御
 史巡視兩淮旋復取回自徒差都御史或以侍郎兼都
 御史理之至嘉靖凡五六遣馬其後戶科請罷清理極
 論不便三事于是都御史罷不復遣

巡監監察御史按會典以監察御史巡監自宣德始然
 門數歲一遣旋復取回其後復以巡河御史兼理鹽法
 而巡監之差遂省至正統三年始歲差御史巡視淮浙

長蘆諸司而河渠由濟寧迤北抵張家灣長蘆御史兼
理之由濟寧抵南京兩淮御史兼理之遂為定例
按鹽課莫多于兩淮而法制屢變徵納愈艱嘉靖十五
年戶部尚書梁材博訪酌行以還中迹之舊兼疏通余
鹽題准正鹽例有引日餘鹽摠在正鹽色中不得另立
照票與引日相背除河東聽其仍舊外其兩淮鹽斤每
包計五百五十斤內工百八十五斤連色索為正引定
價五錢內工百六十五斤為餘鹽淮南定價銀六錢五
分淮北定價銀五錢兩浙每正鹽一引連色索共二百
五十斤定價銀三錢五分餘鹽通融工百五十斤為一
引嘉興批驗所銀五錢材州紹興批驗二所各銀四錢
温州批驗所銀二錢山東長蘆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
百零五斤為止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
百二十五斤連色索為餘鹽長蘆南掣鹽所銀三錢北
掣鹽所三錢五分山東定價三錢五分以上正鹽俱各
開邊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銀草長蘆山東聽其
上納折價至知餘鹽價銀所在各別照舊運司收銀解
部轉發各邊續題准開中引鹽無論常販存積不分准
漸山東長蘆俱照原定價則上納本色糧草

兵防考

揚州故春秋時吳越兵爭之地秦置郡國稍天下兵漢
都關中江淮之間為藩服兵制略馬晉氏南渡謝元鎮
廣陵統北府英元嘗以五千眾破秦師十萬于淝水上
以揚州為江左上郭稱重鎮唐時制府岳在淮南者折
為四屯儀真方山屯揚州和江屯泰州新林屯泰興平
江屯每府列為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
中八百人為下無事則散兵歸農有事則
遣將戍守制最善貞觀後變為方鎮又變為驍野
兵最強其後吳南唐所窺據迨東南渡後以揚為邊鎮
有築廂軍強勇武鋒敢勇權勝軍之屬而淮南軍為諸
路最金虜數犯揚州韓世忠下敗之江中再敗之大儀
鎮利錡敗之瓜州皂角林子時阻淮為守自廣陵而抵

淮陰為金淮右臂京中林陵藉捍嚴故戰守諸策往
急淮泗而緩江海者其亦勢也宋制樞密所統九有四

防者為屯駐諸司者為役兵
之節度淮南選廂禁軍有材藝者充親軍額親軍即班
直也楊之禁軍有四曰效忠軍威軍忠軍節軍武鋒軍
廂存三日寧淮軍裝發軍軍城軍各軍俱有指揮統率
之其屯曰寧淮軍以敢勇茶客充親軍額親軍即班
軍調撥敢勇軍以敢勇茶客充親軍額親軍即班
者武定軍加熙間移屯揚州者遊擊水軍巧御筆立額
屯駐揚州者神武軍乃易東野出戍揚州者護照馬軍
錢端禮出戍揚州者神武軍乃易東野出戍揚州者護照馬軍
其他又有水軍忠節軍保勝軍忠勇軍寧淮軍並隸屯
驗大軍各有統制官一以領其屬其後兵有淮軍司
准司馬軍司左軍殿前司右軍步軍司郭振步軍司
鋒軍神武軍司左軍殿前司右軍步軍司郭振步軍司
軍民船部南船都水軍漕河水軍俱于諸州充總軍
楊州者其他如園子部簇輟部視弩部皆趙范定額不
相統攝又以都有司七寨與如皋巡簡各一以分

要害以因兵柄于上州兵運于
下此宋揚州路兵制之大畧也明興高皇帝都金陵時
以維揚畿輔近郡丁酉置海淮翼元帥府命大元帥繆大
亨元帥張德林鎮之庚子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諸處
樞密院乃命繆大亨同僉樞密院事乙巳以大都督府
經歷陳瓘總制真州軍事自後行樞密院總制官皆羅
而揚州高郵儀真三衛經局中軍都督府為其衛所之
制曰揚州衛指揮使司一其局經歷鎮撫司為千戶所
者五之千戶所各統百戶所十鎮撫司一高郵儀真衛
制如揚州于通泰興化鹽城置守禦千戶所者四統吏
目鎮撫及千百戶所占諸郡縣犬牙錯處以軍為民衛

而軍有從征有歸附有謫發著籍各衛俱以十分為率
八屯種二守城更迭番休均勞逸且耕且守蓋倣古屯
營法為固圉策甚且然于時方國珍張士誠甫禽滅其
賦皆濱海郡人習兵悉航海附倭數引倭寇並內海
郡縣始由山東淮北轉掠浙閩粵諸郡主遣使招諭彼
國不為止于是上命信國公和行視師築海上備
倭城藉民四丁調一為戍兵而如卑掘港始設備倭軍
營堡斥埃與通泰諸所並列矣永樂中左都督劉江大
破賊于望海碕倭稍戢然夷終猾偽時十擊舟載方物
戎器以來遇防守嚴輒陳方物去入貢得宴賜市易去

後再至亦如之伺無備持戎器出探掠殺擄亦滿載去
無同得間不得間無不得意去者欲沿海所在防倭嚴
而揚子江上自九江下至道州海門數千里江南北遠
者數十里近亦十餘里中隔諸州港又叢雜諸奸俠亡
徒竄其中伺間謁劫商旅船往來輒被掠甚則賊殺公
吏不顧在揚州境者黃天蕩並河其要害也海濱故
饒魚鹽其豪不逞者規私販為厚利張高桅巨船出沒
怒濤駭浪中什伯相聚為趙境興販船迴則日而劫客
或党羽自相凌暴割掠于海嶼中有司者莫可如何益
利之所集而害生若山礪徒海鹽徒所從來矣自

文皇帝遷都北平念留京根本重地於新江設水標軍
以萬計而都御史督之自九江以抵蘇松通泰凡地方
緩急寇盜鹽徒出沒聽調兵擒捕蓋督臣兼綜江海諸
勝于事權至重是時衛所軍屯者城守操江備倭諸役
永樂設始令民運糧儲丁瓜洲給軍船腳價為兌運于
是有運糧軍歲一轉輸京師以為常正統十四年虜犯
順又調揚州各衛所軍分春秋兩班更番入戌名京操
軍而卒伍疲甚其後軍政日益廢弛丁壯因課求屯田
苦兼併諸隸衛尺籍者率道逃亡耗居半其僅存者立
亡慮皆枵腹饑人倚月糧以餬其口又不能以時給即

力稍自贍又不能當轉餉更戍無已之役而武弁婪者
之日朘月削也雖歲有清軍勾補及屯政倉政諸令田
甚嚴而弊蠹萌生無由詰衛所軍之不可復驅以即或
無論淮以南即天下猶是矣正統市令府州縣招募土
壯為民兵或名快手而巡司故有弓兵俱有司率領操
練然民壯祇供公門役使弓兵所緝里閭嗚吠及負擔
與販而已正德中薊盜劉六劉七齊庭明寇齊魯間轉
掠河南襄陽所過屠城破邑殺抚臣遂率眾浮江東下
泊狼山欲自通泰登岸還山東時總漕尚書張縉督兵
扼淮口賊不敢渡乃自通州泝流至九江又下南京往

返者三搯江兵槽船無敢近而兵部侍郎陸完調沿邊
諸銀健卒討之尾賊行駐福山隔江而陳僅移檄往來
通州城甚危忽夜半海颶風大作賊舟覆溺死無算完
遣裨將襲其餘党盡殲之以捷聞遂奏凱獻俘勒碑銘
狼山上舟人惡焉嘉靖初倭貢使相撻起為變蹂寧紹
諸郡縣已倭市舶據海洋不去而中國大猾王直毛海峰
等以財物役局倭惡少行海上為乱壬子破黃岩象山
諸邑浙東騷動遂蔓延蘇松間其党徐海者屯松江柘
林始分掠江北甲寅犯如皋通洲海門時承平久揚俗
日漸于紛華上下巽悞偷安沿海備不復設猝聞變皆

望風奔潰賊卒不過數百人所至焚燒斬戮荼毒不可
道每戰倭輒赤体提三尺力舞而前善設伏能以寡擊
衆及勞逸客主而用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与
戰率匍伏受戮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先是搃江臣以
倭患急勢不能兼理海防軍務朝議于江南北設上巡
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會口以上操江統
之周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曉始以
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為言自倭犯並海郡縣有城
則守無城則殘城之為利必矣使寇道膠舟而漂北海
犯盭塲而南則如卑弗城為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

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為可虞風帆西下直抵西市則
瓜州弗城為可虞况海門僻處東偏為海寇必由之所
弗城安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卑海門泰興瓜州
四城逾年城成稍時無恐乙卯倭猝薄揚州城民斂避
不及被殺及溺死者數千人屍斷流焚掠大東門外盡
燒燬鹽堆而去府同知朱哀及高郵衛經歷以率兵禦
賊死焉淮南北大震于時衛所軍無所用而各州縣鄉
圍民兵或時扼殺倭及嬰城時擊殺之始策 閔新
城共明年叅將王完伯率所部徐克精銳兵守揚州設
伏于鉄盤廠引弱兵轉戰至伏所麾騎兵衛擊倭大破

之賊稍戢又劉顛擊破之泗州而道明年都御史李公
遂撫江北以土兵客兵俱脆弱疏調山西迹兵三千戍
如學明年賊大奔衆分道入遂與海防副使暨諸將伍
約曰賊業入海門必入如臯夫江淮根本在鳳泗若賊
趨泰宜陵窺江都則天長以北震是亦惟予自督御谷
弗在將史瓜儀漕輓津會南北襟吭抑又陪部之屏輔
烏賊若壓黃橋奔泰吳西擾即諸重也危海道遊擊任
之二路既杭賊宜却出富安並海岸東馳我振底淮安
出其不意賊成擒矣盡既定部署諸將令聲援相犄角
於是倭入丁堰鎮趨如臯遊擊兵陞擊敗之已又犯海

安鎮副使劉景詔率兵陞兵追勦盡殲之賊果不敢西
掠而折循富安並海堤東出撫臣夜提師至淮城適所
調青沂曹帥兵並集賊猝見兵衆盛大愕麾突騎橫搏
賊新首千餘殺賊退據廟灣夜乘風竄舟去亡何而江
南倭批三沙者千五百餘單忽北犯通州叅將兵陞戰
沒民悖痛甚會副總兵劉顯以禦江南倭失利乃渡江
赴援請自贖諸將欲拒弗納摠臣令予卒助攻顯感奮
首磔入賊壘壯士乘之賊潰圍走追攻之白駒場又追
及之七灶毛家墩先後俘斬六百餘奪器物無數賊逸
竄海澳為上兵格被殆盡于是三沙賊並散殄無遺類

而江淮靖焉自甲寅以至己未五六年間江北橫羅倭禍未有甚于此時以督撫遣臣將佐僂力匡襄而定然負海十里焚蕩蕭然民被殺戮僵尸如積諸將吏士卒捍禦死者亦復不可勝計以僅元陷城屠邑至今言倭事者猶惜慄云自是沿海並增置營戎設將領通州有副總兵及水營把總掘港有守備大河周橋有把總楊州有叅將而儀真守備及三江口把總瓜州營衛總課操江如故所統兵或招募土著或以義烏東陽習水戰者克之自江達海公信地列戰船戾會哨所在強弱基布而倭以入犯鮮坐還寂不窺海者幾三十年其後營

兵制復侵壞口土著兵率豪有力者所詭寄以勢要挾將願無敢詰臨閱期則僱丁壯習技者虛應或多蓄傭奴居恒為作百役使時喁免其操戍當散餉則盡括以肥已而什三給之其力能修船官船及以私船應募者為耆民捕盜諸水兵皆聽役局率沒其月餉之半為治船費稍違拂則擅榜掠驅逐或更為募補弗以白于主將弗敢問也浙兵惟驕悍與土著不相能時十擾閭左細民患之則亡去難控取蓋自戎政圯而將官非納賄備緣無由進多者費千餘金勢不得不取之營伍以償借貸語云債帥又歲有路遺支際諸當道主文胥役有常例

偏裨將月廩幾何勢不得不尅取之兵人尅取則懼叢怨則又于隊伍中逃亡闕者詭寓其十之一藉虛兵糧用度而自哨隊伍長以下轉相倣倣以彼此挾恐相制毋敢發其有律也嚴厚繩一以法則衆喙蜂涌為蜚語以聞于廉訪者在何而掛彈劾苦影响甚則連名牘具愬象為証而至計之將官或坐視職或以飛贓抵罪後來者蓋蓄縮畏懦以營伍為傳舍苟得利以圖復為黃緣安望桓桓不二之心臣緩急為國家出死力者乎江海故多劇盜其黠猾者以所掠餘貲厚賂諸哨船輒故縱諸盜徒亡慮皆其親戚子弟或者捕竄入其中倚兵

船為盜敗遇詰責嚴則時緝其盜之被勾誘為役侵者私盜之勢單弱及弗輸月錢者以邀為功得厚賞沿江海所在皆然而淮南北其著者矣今西上之二十年倭首閔白專其國山城若不能制遣二將請止銜長以兵襲朝鮮之釜山據之屬國告急不上遣帥督兵正之師少挫遠左戒嚴而倭偽乞封貢為緩師計比遺師而悖驚益甚于是西天子震怒令大集郡國兵若江南北浙東福建俱募兵船赴援議者謂倭不得急于朝鮮必分兵內寇若大津登萊淮揚將無所不犯于是所在增兵置堡嚴戍守如異時然營伍兵皆懼怯甚與衛所

卒無異幸倭果不來、即先亡魄委甲而道耳知府鄭光
復乃申飭防倭十二議曰修城池繕軍器僉門夫嚴保甲
復副役凡里中壯快等正役外許幫副補額兵練鄉兵
屬壯勇復沙船留糧餉議召買阻險要諸建議皆奉文
舉行而撫按臣復疏請于江中永生洲添水兵遊擊一
員統南北水兵共千人以上下應援無南北彼此之委
疏報可二十五年上復用言官言以總河臣兼漕務
而江北專設督撫臣治軍務蓋武備稍振焉會閔白死
倭時狼狽內顧戰不利遂燔山寨柵移輜重而去而東
征兵漸撤諸所題留馬價鹽課徭餉銀戶部以帑藏訕

之催徵斛嚴于星久而新增餉科派民間者業有旨停
免顧諸營兵枵腹以待東征兵撤回者碎未易散團聚
海上慮為變當事者益難之矣嗚呼時平而養兵、易
集而餉不得繼及時急而募兵餉易辦而兵不得精不
經挫又陷城之後未有能先事預防者也善夫盱郡鄧
元錫之論兵制也蓋傷之矣夫鄧論不為揚州而發然
近事有類故引以示鑒
焉以為 國家公軍民籍而來民力農養兵 守
城衛民天下久平衛所軍日耗而變劇于衛兵外復取
民財購民而為矣其後天下益多故財耗兵脆衛軍僅
名額而機快徒虛又力不能有所捍禦每腹裡盜發輒

請調土漢狼達兵以已難調且至盜輒氣伏去而所謂
兵性狼戾多暴又羈旅怨曠所過騷動寇劫有司不敢
詰將領莫能制故諺有盜來放火軍來飯我之謠而糜
費不貲地日征東兵類此故召外兵以除內寇未平
而民已大受其禍矣其後又申嚴保甲自相統轄而要
害地諸選兵結寨立墩台備器械共追胥一專之于民
國有事總兵者惧喪師難諱而見短其將領又憚失伍
當坐而受誅且營伍空久不任調於是諸大盜起額軍
不復遺獨遺州郡所僉民兵以行即卒積死得不報也
其最後國儲殫之道有故則名增兵餉兵銀取之民急

練募以已難事稍靖則又名革兵減兵銀藉之以上供
而費出于民者一增而不復減也嗚呼國家養兵二百
年此其費安出于民也養兵以衛民曾不得一旅一
卒之用又益之以機快民壯機快民壯者朋戶醜金而
充之者也不足又益之以保申于是盡民而為兵既盡
民而為兵矣乃其初畝增稅歛以養衛兵戶醜金以完
民兵者如故曾一不少貸也是為官兵者既已養之又
從而驕之為民者既仇歛之又驅使為兵又驅而代之
死也置不失甚也哉則知吉寓兵于農司他為守國而
然之符地水之象終百世不與易也其議愷切深至然

或緩難行為方合討者夫有能之將者制之兵得數千人馬督撫重臣日置標下而調習之卒有警可謂發諸要害地到括仍其舊汝羸弱嚴哨探使不逞之徒知有所懾亦無負國家所以養兵衛民之意轉弱為強存乎其人若其守城說以言方略按地名以求要害者不可以言知兵紋無錢焉

贊曰維揚倭患在嘉靖甲寅以後桓矣聞之于人官兵所俘新倭大卒皆脇從華人其魁結者無幾豈直脅從其造謀而導之者皆吾人也近時或言海上盜徒可以禦倭異乎所聞彼皆奸盜文魁悍而兄義後

法死所遇應援起朝鮮者皆圖餉為利人與船總不相離遇敵則先逃調沙船兵以禦敵者靡不敗識者情之焉至若金山之倭以勾誰自歸非我力能制其死命而業為獻俘宜捷沿海備具漸徹雖齊民猶如寒心况司樞畫者乎余所述其防事不能詳悉甚大者後之君子亦足以知其應之所存

營寨

標營即軍門中軍營也舊以鳳陽巡撫兼總督漕運駐劄淮安府而中軍大營則以都司領之萬歷二十六年漕運千總間分設巡撫于泰州而中軍營仍留于淮因

置標營于泰州又謂之內中軍擇廢閑將領統其衆原設官兵七百員名近增一千餘員名

泰州營即海防道中軍營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入寇題各衛指揮賢能者為中軍後減至四百九十員名萬曆設海防兵備道駐泰州原設官兵一千二百員名擇二十五年新增三百名二十八年復裁去八十名止存七百餘員

通州副總兵府在州城嘉靖三十三年以倭寇放巡撫都御史鄭曉奏設按察副使為海防道及叅將為分守通海防至三十七年倭益甚乃改叅將為提督狼山叅

等處總兵與海防道相策應統狼山掘港周橋大河守備把總等官舊額設水陸營兵八千餘人今裁減

揚州叅將府知制揚州有守城住營指揮一員搃習為步隊正軍其教場在小東門外嘉靖間以倭變增築新城遂改隸城內于教場右置叅將府設置叅將一人近多以游擊代署又名游擊府周搃演水陸軍馬以防外寇凡衛所等官皆以軍法節制之原設官兵一千名近照舊

儀真守備府洪武初議者以地當要害大軍甫經宜建統帥一秩以臨轄軍衛始權置守備員御于儀真初以

都督或自後以都指揮或署都指揮咸受 勅諭宣德
間嘗裁之成化初復置寄寓于天寧禪寺完治初始以
馬廠改設備署焉守備一人于浙江都司列衛內額管
捕者兵共六百六十八員名近增減不常

三江會口把總司嘉靖四十二年南京兵科給事中范
宗吳題議上自九江下至江南因山江北三江會口每
年防春調取各府州縣健勇二千餘名徵銀雇募水英
防守至四十三年兵部覆水兵內揀選精壯者四百名
分爲二班一班專守江南一班生委指揮協守江口隆
慶三年都御史吳時來題請三江會口兵務設 欽依

把總統一員統領之額兵七百五員名

瓜州營衛總舊設陸兵與常操民壯各一百七十五名
水兵四百八十六名巡江軍舍八十名大小戰船五十
餘隻萬曆二十六年議增水兵三百名沙船十隻選指
揮一員統領兵為三大哨一駐沙河港一駐花園港一
駐馬頭為犄角應援之勢其昔年所謂脚斛一行驍勇
則前已一切罷去令其納銀以充兵餉近改儀真守備
為瓜儀守備督率操防

周家橋把總在泰興周家橋原因兌糧于此每年撥叅
州兵快一百名與彼處民兵一百名防守後因倭變籌

海圖篇云泰興周家橋乃沿海之區衝要扼守所當先
須添設把總堵截海寇遂設把總一員領兵三百復增
百餘又添福兵船四十餘只

掘港守備在掘港場東迤海洋五十里為倭寇首登要
地舊惟揚州衛遣指揮所禦防嘉靖三十四年倭夷大
舉巡撫都御史鄭曉奏易把總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
李遂復奏易守備統東西二營

大河營把總司在海門縣境內初元城堡倭難後巡鹽
御史崔棟題准遂築正場及盧便倉二堡東西相望裕
名為東西場東場堡內嘉靖間設大河把總官一名鎮

兵千人鎮守萬歷間裁減

狼山把總司把總一人駐通州亦設于嘉靖中副總兵
中軍所統陸兵為陸營而守備則專管水寨操演水兵
之事

永生州遊兵把總萬歷二十五年因倭警及江海寇盜
出沒知府李光復議以永生州中路大江置遊兵把總
統兵船一萬人 南北應援督撫都御史褚公鈇題准
以江南北各兵五百名餉亦均出近復題單鎮江叅將
併為永生洲叅將

城池論

郡東南新城基磽易摧西北阜高于城可俯而瞰識者慮焉通州江海要害通雖增築石城然止于東南一隅固資于民勞悴已甚且慮左腋之擁腫忘右腋之偏枯非完策也若治海鹽場及海安諸城舊所叛建今悉隳壞時平則以為不急之役有事而圖則已晚使前人所殫心畢力以幾得成為幸者而委諸榛莽砂磔不亦惜乎

漕運

禹貢曰淮海維揚州其貢道沿于江海逢于淮泗蓋兼後世吳越之地而為言也春秋南為越北為吳哀公九

年周敬王三十四年

吳城邗溝通江淮

按是時江水由六合流入揚城故曰邗江北則

上下雷塘邗附武安高郵廢杜寶應范光諸湖壞故夫差欲霸中國乃于邗江築城守溝東北通射陽湖入淮西北至宋口達六合遂為後世運河之祖漢吳王濞開邗溝自揚州茱萸灣極海陵如皋蟠漢以通煮鹽之利隋煬帝幸江都

發兵丁十萬餘間邗溝是時揚州鎮尚臨江蓋前此邗入江東北自射陽湖入淮至是乃唐開元二十五年開

自揚子達六合自山陽瀆入淮矣伊委河今瓜子至揚子鎮運河是也時以潤州北距瓜

口渡江開江二十五里以達揚子蓋前此揚子臨江至是江徒已遠而瓜州遂與揚子接壤故開此河及作伊瓜州渡江之始宋太宗雍熙初淮南轉運使喬惟岳開

沙河四十里創二斗門于西河設懸門以蓄洩水利真

宗時江淮發運使薛奎疏真揚漕河廢三堰以便餉運
轉運副使吳遵路于真楚泰州高郵軍置斗門九十以
蓄洩水利神宗熙寧七年詔濬真州運河元豐二年詔
濬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儀真凡十四節按和溝舊達
六合入江今六合江口已堙為平沙而邦
溝入江則一由楊子橋南入伊婁河至瓜州一由楊子
橋西過石頭至儀真其楊子橋之北則經府城南門
東過鈔關復北至灣頭以達邵伯諸湖至黃浦入山陽故自雍熙而後所開浚者皆此湖也徽宗宣
和二年九月以真楊運河淺溢委發運使陳亨伯措置
三年春詔發運使趙億以車畝水運河亨伯于真州瓜
洲海陵河口作三埧向子諱議于真州太子溝作一埧
以復壞子可教道于瓜州河作一
其以復龍舟堰于海陵河口作一埧以復萊萁待吳堰
使諸塘水不為瓜州真泰所分又于北神相近作一埧

權閉滿浦挿復朝宗牌則上下無壅矣亨伯用其言是後舟皆通利孝宗淳熙十年開真

州大橫河以便口元都于燕軍國之需悉仰給于東南

糧道自逝西涉江入淮而上故大德泰定之間屢浚真

楊漕河取鈔于鹽商以為備宜 國朝設工部都水

司官掌天下陂池川瀆之政令洪武九年甃湖堤以捍

風濤十六年重建儀真五埧與清江惠橋南門裏湖間

以蓄洩河水 成祖遷都請未河政日益精詳歲漕東

南來四百万石皆由江入邗溝乱淮而渡上清口經徐

呂二洪沂沁泗順流而過漳御至直沽沂白河抵潞以

達于京師命大臣以總理其事永樂七年平江伯陳瑄

開揚州白塔河尋廢在府城東七十里置閘凡四江南

河至茱萸灣入漕河以省瓜州盤堤之費成化十三年

因從鈔關于灣頭鎮其後河道淤淺及洩漕水且私鹽

從此入江莫可防禦正統間重築瓜州十堤成化三年

定濬儀真瓜洲三港之例先是儀真堤下黃泥灘直河

江潮往來通沙堤淤潮不登堤船不能行是年始

定每三年冬日江涸之時發軍民人夫挑浚一次

復建江都朝宗上下二閘儀真羅泗響水裡河減水諸

閘宏治間復修通濟新閘瀆江攔潮諸閘始盡復宋人

之舊而以主事監之嘉靖四年改修瓜州之面潮閘曰

瓜口閘其邦溝交流則通泰諸州如舉泰吳海門真犯

鹽城諸縣餘四呂四安豐石港白駒梁埭劉庄諸場皆

有運鹽河蓋自劉滷以至今日其來久矣 梁朝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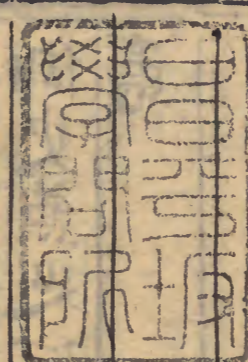
御史兼巡河道故田吳公哲季公孟陽而來遞加疏濬

焉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十八終

天下郡國利病書 卷二十八 江南十六

和書
卷二十八
小



本館藏書
直轄田吳公世孫公孟斯而來也
文化甲子

[Faint, mostly illegible text on the left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or a separate document fragment.]

